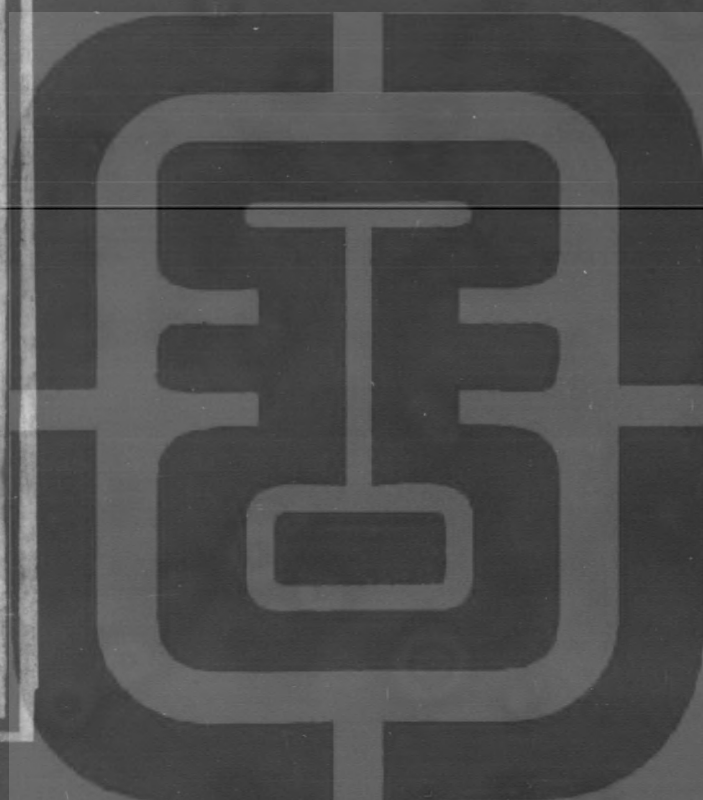


周書



列傳第三十七

周書四十五

儒林

盧誕

盧光

沈重

樊深

熊安生

樂遜

自書契之興先哲可得而紀者莫不備乎經傳

若乃選君德於列辟觀遺烈於風聲帝莫高於堯舜王莫顯於文武是以聖人祖述其道垂文於六學憲章其教作範於百王自茲以降三微一變遷五紀遞襲損益異術治亂殊塗秦承累世之基任刑法而殄滅漢無尺土之業崇經術而長久彫蟲是貴魏道所以陵夷玄風旣興晉綱於焉大壞考九流之殿最校四代之興衰正君臣明貴賤美教化移風俗莫尚於儒故皇王以之致刑措而反淳朴賢達以之鏤金石而彫竹

素儒之時義大矣哉自有魏道消海內版蕩彝倫攸斃戎馬生郊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及太祖受命雅好經術求闕文於三古得至理於千載黜魏晉之制度復姬旦之茂典盧景宣學通羣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正六樂之壞由是朝章漸備學者向風世宗纂歷敦尚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鈇重席解頤之士間出於朝廷圓冠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錄於京邑濟濟焉足以

踰於向時矣洎高祖保定三年乃下詔尊太傅
燕公爲三老帝於是服袞冕乘碧輅陳文物備
禮容清蹕而臨太學袒割以食之奉觴以酌之
斯固一世之盛事也其後命輜軒而致玉帛徵
沈重於南荆及定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
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嚮文教遠覃衣儒者之
服挾先王之道開黌舍延學徒者比肩勵從師
之志守專門之業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遺
風盛業不逮魏晉之辰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

之美也其儒者自有別傳及終於隋之中年者
則不兼錄自餘撰於此篇云

盧誕范陽涿人也本名恭祖曾祖晏博學善隸
書有名於世仕燕爲給事黃門侍郎營丘成周
二郡守祖壽太子洗馬燕滅入魏爲魯郡守父
叔仁年十八州辟主簿舉秀才除員外郎以親
老乃辭歸就養父母旣歿哀毀六年躬營墳壟
遂有終焉之志魏景明中被徵入洛授威遠將
軍武賁中郎將非其好也尋除鎮遠將軍通直

散騎常侍竝稱疾不朝乃出爲幽州司馬又辭
歸鄉里當時咸稱其高尚焉誕幼而通亮博學
有詞彩郡辟功曹州舉秀才不行起家侍御史
累遷輔國將軍太中大夫幽州別駕北豫州都
督府長史時刺史高仲密以州歸朝朝廷遣大
將軍李遠率軍赴援誕與文武二千餘人奉候
大軍以功授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固安
縣伯邑五百戶尋加散騎侍郎拜給事黃門侍
郎魏帝詔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

欲令卿爲師於是親幸晉王第敕晉王以下皆
拜之於帝前因賜名曰誕加征東將軍散騎常
侍太祖又以誕儒宗學府爲當世所推乃拜國
子祭酒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恭帝二年
除祕書監後以疾卒

盧光字景仁小字伯范陽公辯之弟也性溫謹
博覽羣書精於三禮善陰陽解鐘律又好玄言
孝昌初釋褐司空府參軍事稍遷明威將軍貞
外侍郎及魏孝武西遷光於山東立義遙授大

都督晉州刺史安西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大統
六年攜家西入太祖深禮之除丞相府記室參
軍賜爵范陽縣伯俄拜行臺郎中專掌書記十
年改封安息縣伯邑五百戶遷行臺右丞出爲
華州長史尋徵拜將作大匠魏廢帝元年加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除京兆郡守遷侍中六官
建授小匠師下大夫進授開府儀同三司匠師
中大夫進爵爲侯增邑五百戶轉工部中大夫
大司馬賀蘭祥討吐谷

爲長史進爵燕

郡公武成二年詔光監營宗廟旣成增邑四百
戶出爲虞州刺史尋治陝州揔管府長史重論
討渾之功增邑并前一千九百戶天和二年卒
時年六十二高祖少時嘗受業於光故贈賻有
加恒典贈少傅諡曰簡光性崇佛道至誠信敬
嘗從太祖狩於檀臺山時獵圍旣合太祖遙指
山上謂羣公等曰公等有所見不咸曰無所見
光獨曰見一桑門太祖曰是也即解圍而還令
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掘基一丈得瓦鉢錫杖

各一太祖稱歎因立寺焉及爲京兆而郡舍先是數有妖怪前後郡將無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馬忽升廳事登牀南首而立又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撰道德經章句行於世子賁嗣大象中開府儀同大將軍

沈重字德厚吳興武康人也性聰悟有異常童弱歲而孤居喪合禮及長專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羣書尤明詩禮及左氏春秋梁大

通三年起家王國常侍梁武帝欲高置學官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乃革選以重補國子助教大同二年除五經博士梁元帝之在藩也甚歎異之及即位乃遣主書何武迎重西上及江陵平重乃留事梁主蕭詧除中書侍郎兼中書舍人累遷貞外散騎侍郎廷尉卿領江陵令還拜通直散騎常侍都官尚書領羽林監詧又令重於合歡殿講周禮高祖以重經明行修廼遣宣納士士柳裘至梁徵之仍致書曰皇帝問梁都

唐書列傳三十一
官尚書沈重觀夫八聖六君七情十義殊方所以會軌異代於是率由莫不趣大順之遙塗履中和之盛致及青緗起焰素篆從風文逐世踈義隨運舛大禮存於玉帛之間至樂形於鐘鼓之外雖分蛇聚緯郁郁之辭蓋闕當塗典午抑抑之旨無聞有周開基爰蹤聖哲拯蒼生之已淪補文物之將墜天爵具脩人紀咸理朕夤奉神器恭惟寶闕常思復禮殷周之年遷化唐虞之世懼三千尚垂於治俗九變未叶於移風欲

定畫一之文思杜一家之說知卿學冠儒宗行標士則卜寶復潤於荆陰隨照更明於漢浦是用寤寐增勞瞻望軫念爰致束帛之聘命翹車之招所望鳳舉鴻翻俄而萃止明斯隱滯合彼異同上庠弗墜於微言中經罔闕於逸義近取無獨善之譏遠應有兼濟之美可不盛歟昔申涪貽背方辭東國公孫黃髮始造西京遂使道爲藝基功參治本今者一徵諒兼其二若居形聲而去影響尚迷邦而忘觀國非所謂也又敕襄

唐書列傳三十一
州摠管衛公直敦喻遣之在途供給務從優厚
保定末重至于京師詔令討論五經并校定鐘
律天和中復於紫極殿講三教義朝士儒生彙
門道士至者二千餘人重辭義優洽樞機明辯
凡所解釋咸爲諸儒所推六年授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仍於露門館爲皇太
子講論建德末重自以入朝既久且年過時制
表請還梁高祖優詔荅之曰開府漢南杞梓每
軫虛衿江東竹箭亟疲延首故東帛聘申蒲輪

徵伏加以梁朝舊齒結綬二世沐浴榮光祗承
寵渥不忘戀本深足嘉尚而楚材晉用豈無先
哲方事求賢義乖來肅重固請乃許焉遣小司
門上士楊注送之梁主蕭巋拜重散騎常侍太
常卿大象二年來朝京師開皇二年卒年八十
四隋文帝遣舍人蕭子寶祭以少牢贈使持節
上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重學業該博爲當
世儒宗至於陰陽圖緯道經釋典靡不畢綜又
多所撰述咸得其指要其行於世者周禮義三

十一卷儀禮義三十五卷禮記義三十卷毛詩
義二十八卷喪服經義五卷周禮音一卷儀禮
音一卷禮記音二卷毛詩音二卷

樊深字文深河東猗氏人也早喪母事繼母甚
謹弱冠好學負書從師於三河講習五經晝夜
不倦魏永安中隨軍征討以功除蕩寇將軍累
遷伏波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嘗讀書見吾丘子
遂歸侍養魏孝武西遷樊王二姓舉義爲東魏
所誅深父保周叔父歡周並被害深因避難墜

崖傷足絕食再宿於後遇得一簞餅欲食之然
念繼母年老患痺或免虜掠乃弗食夜中匍匐
尋母偶得相見因以饋母還復遁去改易姓名
遊學於汾晉之間習天文及筭曆之術後爲人
所告囚送河東屬魏將韓軌長史張曜重其儒
學延深至家因是更得逃隱太祖平河東贈保
周南鄆州刺史歡周儀同三司深歸葬其父負
土成墳尋而于謹引爲其府參軍令在館教授
子孫除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遷開府屬轉

從事中郎謹拜司空以深爲諮議大統十五年
行下邳縣事太祖置學東館教諸將子弟以深
爲博士深經學通贍每解書嘗多引漢魏以來
諸家義而說之故後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皆
背而譏之曰樊生講書多門戶不可解然儒者
推其博物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常據鞍
讀書至馬驚墜地損折支體終亦不改後除國
子博士賜姓萬紉于氏六官建拜太學助教遷
博士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天和二年遷縣

伯中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元年表乞骸
骨詔許之朝廷有疑議常召問焉後以疾卒深
旣專經又讀諸史及蒼雅篆籀陰陽卜筮之書
學雖博贍訥於辭辯故不爲當時所稱撰孝經
喪服問疑各一卷撰七經異同說三卷義經略
論并月錄三十一卷並行於世

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也少好學勵精不
倦初從陳達受三傳又從房虬受周禮並通大
義後事徐遵明服膺歷年東魏天平中受禮於

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
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摺撫異聞先儒
所未悟者皆發明之齊河清中陽休之特奏爲
國子博士時朝廷旣行周禮公卿以下多習其
業有宿疑磳滯者數十條皆莫能詳辨天和三
年齊請通好兵部尹公正使馬與齊人語及周
禮齊人不能對乃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公
正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便撮機要而驟問
之安生曰禮義弘深自有條貫必欲昇堂觀奧

寧可汨其先後但能留意當爲次第陳之公正
於是具問所疑安生皆爲一演說咸究其根本
公正深所嗟服還具言之於高祖高祖大欽遲
之及高祖入鄴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
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矣俄而高祖
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謂之曰
朕未能去兵以此爲愧安生曰黃帝尚有阪泉
之戰况陛下龔行天罰乎高祖又曰齊氏賦役
繁興竭民財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

庫及三臺雜物散之百姓公以爲何如安生曰
昔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陛下此
詔異代同美高祖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
王伐紂縣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
略爲優高祖大悅賜帛三百匹米三百石宅一
區并賜象笏及九環金帶自餘什物稱是又詔
所司給安車駟馬隨駕入朝并敕所在供給至
京敕令於大乘佛寺參議五禮宣政元年拜露
門學博士下大夫其時年已八十餘尋致仕卒

於家安生旣學爲儒宗當時受其業擅名於後
者有馬榮伯張黑奴竇士榮孔籠劉焯劉炫等
皆其門人焉所撰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
四十卷孝經義疏一卷並行於世

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年在幼童便有成
人之操弱冠爲郡主簿魏正光中聞碩儒徐遵
明領徒趙魏乃就學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
左氏春秋大義尋而山東寇亂學者散逸遜於
擾攘之中猶志道不倦永安中釋褐安西府長

流參軍大統七年除子都督九年太尉李璠請
遜教授諸子既而太祖盛選賢良授以守令相
府戶曹柳敏行臺郎中盧光河東郡丞辛粲相
繼舉遜稱有牧民之才弼請留不遣十六年加
授建忠將軍左中郎將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
都督歷弼府西閣祭酒功曹諮議參軍魏廢帝
二年太祖召遜教授諸子在館六年與諸儒分
授經業遜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所注春秋
左氏傳魏恭帝二年授太學助教孝閔帝踐祚

以遜有理務材除秋官府上士其年治太學博
士轉治小師氏下大夫自譙王儉以下並東修
行弟子之禮遜以經術教授甚有訓導之方及
衛公直鎮蒲州以遜爲直府主簿加車騎將軍
左光祿大夫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詔百
官上封事遜陳時宜一十四條其五條切於政
要其一崇治方曰竊惟今之在官者多求清身
克濟不至惠民愛物何者比來守令年期既促
歲貢有成蓋謂猛濟爲賢未甚優養此政旣代

後者復然夫政之於民過急則刻薄傷緩則弛慢是以周失舒緩秦敗急酷民非赤子當以赤子遇之宜在舒緩得衷不使勞擾項承魏之衰政人習逋違先王朝憲備行民咸識法但可宣風正俗納民軌訓而已自非軍旅之中何用過爲迫切至於興邦致治事由德教漸以成之非在倉卒竊謂姬周盛德治興文武政穆成康自斯厥後不能無事昔申侯將奔楚子誨之曰無適小國言以政狹法峻將不汝容敬仲入齊稱

曰幸若獲宥及於寬政然關東諸州淪陷日久人在塗炭當慕息肩若不布政優優聞諸境外將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其二省造作曰項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之家各管第宅車服器玩皆尚奢靡世逐浮競人習澆薄終使禍亂交興天下喪敗比來朝貢器服稍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誠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如此等事頗宜禁省記言無作淫巧以蕩上心傳稱宮室崇侈民力彫弊漢景有二黃金珠玉饑不

可食寒不可衣彫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
組害女功者也以二者爲饑寒之本源矣然國
家非爲軍戎器用時事要須而造者皆徒費功
力損國害民未如廣勸農桑以衣食爲務使國
儲豐積大功易舉其三明選舉曰選曹賞錄勳
賢補擬官爵必宜與衆共之有明揚之授使人
得盡心如覩白日其材有升降其功有厚薄祿
秩所加無容不審卽如州郡選置猶集鄉閭况
天下選曹不取物

以下闕

州郡自可內除此

外付曹銓者旣非機事何足可密人生處世以
榮祿爲重修身履行以纂身爲名然逢時旣難
失時爲易其選置之日宜令衆心明白然後呈
奏使功勤見知品物稱悅其四重戰伐曰魏祚
告終天睠在德而高洋稱僭先迷未敗擁逼山
東事切肘腋譬猶棊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
非當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宜
貪利在邊輕爲興動捷則勞兵分守敗則所損
已多國家雖疆洋不受弱詩云德則不競何憚

於病唯德可以庇民非恃彊也夫力均勢敵則
進德者勝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昔之善戰
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彼行暴戾我則
寬仁彼爲刻薄我必惠化使德澤旁流人思有
道然後觀釁而作可以集事其五禁奢侈曰按
禮人有貴賤物有等差使用之有節品類之有
度馬后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所以率下也季
孫相三君矣家無衣帛之妾所以勵俗也比來
富室之家爲意稍廣無不資裝婢隸作車後容

儀服飾華美眩曜街衢仍使行者輟足路人傾
蓋論其輸力公家未若介冑之士然其坐受優
賞自踰攻戰之人縱令不惜功費豈不有虧厥
德必有儲蓄之餘孰與務恤軍士魯莊公有云
衣食所安不敢愛也必以分人詩言豈曰無衣
與子同袍皆所以取人力也又陳事上議之徒
亦應不少當有上徹天聽者未聞是非陛下雖
念存物議欲盡天下之情而天下之情猶爲未
盡何者取人受言費在顯用若納而不顯是而

不用則言之者或寡矣保定二年以訓導有方
頻加賞賜遷遂伯中大夫授驃騎將軍大都督
四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五年詔魯公與
畢公賢等俱以束脩之禮同受業焉天和元年
岐州刺史陳公純舉遂爲賢良五年遂以年在
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於是賜以粟帛及錢
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邑四百戶民多蠻
左未習儒風遂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
化洽州境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別居遂每

加勸導多革前弊在任數載頻被褒錫秩滿還
朝拜皇太子諫議復在露門教授皇子增邑一
百戶宣政元年進位上儀同大將軍大象初進
爵崇業郡公增邑通前二千戶又爲露門博士
二年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出爲汾陰郡
守遂以老病固辭詔許之乃改授東揚州刺史
仍賜安車衣服及奴婢等又於本郡賜田十頃
儒者以爲榮隋開皇元年卒於家年八十二贈
本官加蒲陝二州刺史遂性柔謹寡於交游立

身以忠信爲本不自矜尚每在衆中言論未嘗
爲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所著孝經論語毛詩
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
說發杜氏違辭理竝可觀

史臣曰前世通六藝之士莫不兼達政術故云
拾青紫如地芥近代守一經之儒多暗於時務
故有貧且賤之恥雖通塞有命而大抵皆然嘗
論之曰夫金之質也至剛鑄之可以成器水之
性也柔弱壅之可以壞山况乎肖天地之貌含

五常之德朱藍易染薰蕕可變固以隨鄒俗而
好長纓化齊風而貴紫服若乃進趣矜尚中庸
之常情高秩厚禮上智之所欲是以兩漢之朝
重經術而輕律令其聰明特達者咸勵精於專
門以通賢之質挾黼藻之美大則必至公卿小
則不失守令近代之政先法令而後經術其沉
默孤微者亦篤志於章句以先王之道飾腐儒
之姿達則不過侍講訓胄窮則終於弊衣簞食
由斯言之非兩漢棟梁之所育近代薪樗之所

產哉蓋好尚之道殊遭遇之時異也史臣每聞
故老稱沈重所學非止六經而已至於天官律
曆陰陽緯候流略所載釋老之典靡不博綜窮
其幽蹟故能馳聲海內爲一代儒宗雖前世徐
廣何承天之傳不足過也

列傳第三十七

周書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八

周書四十六

孝義

李崇

柳愴

杜叔毗

荆可美

秦族

皇甫遐

張元

夫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其唯孝乎奉大功而立
顯名者其唯義乎何則孝始事親惟后資於致
治義在合宜惟人賴以成德上智稟自然之性
中庸有企及之美其大也則隆家光國盛烈與
河海爭流授命滅親峻節與竹帛俱茂其小也
則溫枕扇席無替於晨昏損已利物有助於名
教是以堯舜湯武居帝王之位垂至德以敦其
風孔墨荀孟稟聖賢之資弘正道以勵其俗觀
其所由在此而已矣然而淳源旣往澆風愈扇

禮義不樹廉讓莫脩若乃結銀黃列鐘鼎立於
朝廷之間非一族也其出忠入孝輕生蹈節者
則蓋寡焉積龜貝實倉廩居於閭巷之內非一
家也其悅禮敦詩守死善道者則又鮮焉斯固
仁人君子所以興歎哲后賢宰所宜屬心如令
明教化以救其弊優爵賞以勸其善布懇誠以
誘其進積歲月以求其終則今之所謂少者可
以爲多矣古之所謂爲難者可以爲易矣故博
採異聞網羅遺逸錄其可以垂範方來者爲孝

義篇云

李棠字長卿勃海蓆人也祖伯貴魏宣武時官至魯郡守有孝行居父喪哀感過禮遂以毀卒宣武嘉之贈勃海相父元胄負外散騎侍郎棠幼孤好學有志操年十七屬爾朱之亂與司空高乾兄弟舉兵信都魏中興初辟衛軍府功曹參軍太昌中以軍功除征虜將軍行東萊郡事魏孝武西遷棠時在凹北遂仕東魏及高仲密爲北豫州刺史請棠爲掾先是仲密與吏部郎

中崔暹有隙暹時被齊文襄委任仲密恐其搆已每不自安將圖來附時東魏又遣鎮城奚壽興典兵事仲密但知民務而已既至州遂與棠謀執壽興以成其計仲密乃置酒延壽興陰伏壯士欲因此執之壽興辭而不赴棠遂往見之曰君與高公義符昆季今日之席以公爲首豈有賓客總萃而公無事不行將恐遠近聞之竊有疑怪壽興遂與俱赴便發伏執之乃帥其士衆據城遣棠詣闕歸欵太祖嘉之拜棠衛將軍

右光祿大夫封廣宗縣公邑一千戶棠固辭曰
臣世荷朝恩義當奉國而往者見拘逆命不獲
陪駕西巡今日之來免罪爲幸何敢以此微庸
冒受天爵如此者再三優詔不許俄遷給事黃
門侍郎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魏
廢帝三年從魏安公尉遲迥伐蜀蜀人未卽降
棠乃應募先使諭之旣入成都蕭撝問迥軍中
委曲棠不對撝乃苦笞辱之翼獲其實棠曰爾
亡國餘燼不識安危奉命諭爾反見躓頓我王
者忠臣有死而已義不爲爾移志也撝不能得
其要指遂害之子敞嗣

柳檜字季華祕書監虬之次弟也性剛簡任氣
少文善騎射果於斷決年十八起家奉朝請居
父喪毀瘠骨立服闋除陽城郡丞防城都督大
統四年從太祖戰於河橋先登有功授都督鎮
鄯州八年拜涅河郡守仍典軍事尋加平東將
軍太中大夫吐谷渾入寇郡境時檜兵少人懷
憂懼檜撫而勉之衆心乃安因率數十人先擊

周書及傳三十八 四
之潰亂餘衆乘之遂大敗而走以功封萬年縣
子邑三百戶時吐谷渾強盛數侵疆場自檜鎮
鄯州屢戰必破之數年之後不敢爲寇十四年
遷河州別駕轉帥都督俄拜使持節撫軍將軍
大都督居三載徵還京師時檜兄虬爲祕書丞
弟慶爲尚書左丞檜嘗謂兄弟曰兄則職典簡
牘褒貶人倫弟則管轄群司股肱朝廷可謂榮
寵矣然而四方永靜車書不一檜唯當蒙矢石
履危難以報國恩耳項之太祖謂檜曰卿昔在

鄯州忠勇顯著今西境肅清無勞經略九曲國
之東鄙當勞君守之遂令檜鎮九曲尋從大將
軍王雄討上津魏興平之即除魏興華陽二郡
守安康人黃衆寶謀反連結黨與攻圍州城乃
相謂曰嘗聞柳府君勇悍其鋒不可當今旣在
外方爲吾徒腹心之疾也不如先擊之遂圍檜
郡城卑下士衆寡弱又無守禦之備連戰積十
餘日士卒僅有存者於是力屈城陷身被十數
瘡遂爲賊所獲旣而衆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

檜置城下欲令檜誘說城中檜乃大呼曰羣賊
烏合糧食已罄行即退散各宜勉之衆寶大怒
乃臨檜以兵曰速更汝辭不爾便就戮矣檜守
節不變遂害之棄屍水中城中人皆爲之流涕
衆寶解圍之後檜兄子止戈方收檜屍還長安
贈東梁州刺史子斌嗣斌字伯達年十七齊公
憲召爲記室早卒斌弟雄亮字信誠幼有志節
好學不倦年十二遭父艱幾至滅性終喪之後
志在復讎柱國蔡國公廣欽其名行引爲記室

參軍年始弱冠府中文筆頗亦委之後竟手刃
衆寶於京城朝野咸重其志節高祖特恕之由
是知名大象末位至賓部下大夫
杜叔毗字子弼其先京兆杜陵人也徙居襄陽
祖乾光齊司徒右長史父漸梁邊城太守叔毗
早歲而孤事母以孝聞性慷慨有志節勵精好
學尤善左氏春秋仕梁爲宜豐侯蕭循府中直
兵參軍大統十七年太祖令大將軍達奚武經
略漢州明年武圍循於南鄭循令叔毗詣闕請

和太祖見而禮之使未反而循中直兵參軍曹策參軍劉曉謀以城降武時叔毗兄君錫爲循中記室參軍從子映錄事參軍映弟晰中直兵參軍竝有文武材略各領部曲數百人策等忌之懼不同已遂誣以謀叛擅加害焉循尋討策等擒之斬曉而免策及循降策至長安叔毗朝夕號泣具申寃狀朝議以事在歸附之前不可追罪叔毗內懷憤惋志在復讎然恐違朝憲坐及其母遂沉吟積時母知其意謂叔毗曰汝兄

橫罹禍酷痛切骨髓若曹策朝死吾以夕歿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拜受母言愈更感勵後遂白日手刃策於京城斷首剝腹解其肢體然後向縛請就戮焉太祖嘉其志氣特命赦之尋拜都督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遭母憂哀毀骨立殆不勝喪服闋晉公護辟爲中外府樂曹參軍加授大都督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行義歸郡守自君錫及宗室等爲曹策所害猶殞梁州至是表請迎喪歸葬高祖許之葬事所

須詔令官給在梁舊田宅經外配者竝追還之
仍賜田二百頃尋除硤州刺史天和二年從衛
國公直南討軍敗爲陳人所擒陳人將降之叔
毗辭色不撓遂被害子廉卿

荆可河東猗氏人也性質朴容止有異於人能
苦身勤力供養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乏及母
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悲號擗踊絕而復蘇者數
載塋母之後遂廬於墓側晝夜悲哭負土成墳
蓬髮不櫛沐菜食飲水而已然可家舊墓塋域

極大榛蕪至深去家十餘里而可獨宿其中與
禽獸雜處哀感遠近邑里稱之大統中鄉人以
可孝行之至足以勸勵風俗乃上言焉太祖令
州縣表異之及服終之後猶若居喪大家宰晉
公護聞可孝行特引見焉與可言論時有會於
護意而護亦至孝其母閻氏沒於敵境不測存
亾每見可自傷久垂膝下重可至性及可卒之
後護猶思其純孝收可妻子於京城恒給其衣
食

秦族上郡洛川人也祖白父翟竝有至性聞於
閭里魏太和中板白潁州刺史大統中板翟郿
城郡守族性至孝事親竭力爲鄉里所稱及其
父喪哀毀過禮每一痛哭酸感行路旣以母在
恒抑制哀情以慰其母意四時珍羞未嘗匱乏
與弟榮先復相友愛閨門之中怡怡如也尋而
其母又沒哭泣無時唯飲水食菜而已終喪之
後猶蔬食不入房室二十許年鄉里咸歎異之
其邑人王元達等七十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
門閭榮先亦至孝遭母喪哀慕不已遂以毀卒
邑里化其孝行世宗嘉之乃下詔曰孝爲政本
德乃化先旣表天經又明地義榮先居喪致疾
至感過人窮號不反迄乎滅性行標當世理鏡
幽明此而不顯道將何述可贈滄洲刺史以旌
厥異

皇甫遐字永覽河東汾陰人也累世寒微而鄉
里稱其和睦遐性純至少喪父事母以孝聞保
定末又遭母喪乃廬於墓側負土爲墳後於墓

南作一禪窟陰雨則穿窟晴霽則營墓曉夕勤力未嘗暫停積以歲年墳高數丈周回五十餘步禪窟重臺兩匝總成十有二室中間行道可容百人遐食粥枕出櫛風沐雨形容枯槁家人不識當其營墓之初乃有鴟鳥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遐者經月餘日乃去遠近聞其至孝競以米麵遺之遐皆受而不食悉以營佛齋焉郡縣表上其狀有詔旌異之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也祖成假平陽郡守父延雋仕州郡累爲功曹主簿竝以純至爲鄉里所推元性謙謹有孝行微涉經史然精修釋典年六歲其祖以夏中熱甚欲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從祖謂其貪戲乃以杖擊其頭曰汝何爲不肯洗浴元對曰衣以蓋形爲覆其褻元不能褻露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而捨之南隣有二杏樹杏熟多落元園中諸小兒競取而食之元所得者送還其主村陌有狗子爲人所棄者元見即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將欲

更棄之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天殺自然之理今爲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毋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及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聞

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公以金錕治其祖目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之後汝祖目必差元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遍告家人居三日祖果目明其後祖卧疾再周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持及祖歿號踴絕而復蘇復喪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鄉里咸歎異之縣博士楊軌等二百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史臣曰李棠柳檜竝臨危不撓視死如歸其壯志貞情可與青松白玉比質也然檜息隆加等

周書列傳三十八
十一
崇禮闕飾終有周之政於是乎偏矣雄亮銜戴天之痛叔毗切同氣之悲援白刃而不顧雪家冤於輦轂觀其志節處死固爲易也荆可秦族之徒生自隴畝曾無師資之訓因心而成孝友乘理而蹈禮節如使舉世若茲則羲農何遠之有若乃誠感天地孝通神明見之於張元矣

列傳第三十八

周書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九

周書四十七

藝術

異雋

蔣昇

姚僧垣

守讓

黎景熙

趙文深

褚該

太祖受命之始屬天下分崩于時戎馬交馳而

學術之士蓋寡故曲藝末技咸見引納至若龔
雋蔣昇趙文深之徒雖才愧昔人而名著當世
及尅定鄆郢俊異畢集樂茂雅蕭吉以陰陽顯
庾季才以天官稱史元華相術擅竒許奭姚僧
垣方藥特妙斯皆一時之美也茂雅元華許奭
史失其傳季才蕭吉官成於隋自餘紀於此篇
以備遺闕云爾

龔雋字僧雋太原陽邑人也性沉謹善隸書特
工模寫魏太昌初爲賀拔岳墨曹參軍及岳被

害太祖引爲記室時侯莫陳悅阻兵隴右太祖
志在乎之乃令雋僞爲魏帝勅書與費也頭令
將兵助太祖討悅雋依舊勅模寫及代舍人主
書等署與真無異太祖太悅費也頭已曾得魏
帝勅書及見此勅不以爲疑遂遣步騎一千受
太祖節度大統初除丞相府城局參軍封長安
縣男邑二百戶從復弘農戰沙苑進爵爲子出
爲華州中正十三年遷襄樂郡守尋徵教世宗
及宋獻公等隸書時俗入書學者亦行束脩之

禮謂之謝章雋以書字所興起自蒼頡若同常俗未爲合禮遂啓大祖釋奠蒼頡及先聖先師除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累遷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世宗二年以本官爲大使巡歷州郡察風俗理冤滯還拜小御正尋出爲湖州刺史性靜退每以清約自處前後所歷頗有聲稱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昌樂縣伯又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一千六百戶後以疾卒

升字鳳起楚國平河人也父雋魏南平王府從事中郎趙興郡守昇性恬靜少好天文玄象之學太祖雅信待之常侍左右以備顧問大統三年東魏將竇泰入寇濟自風陵頓軍潼關太祖出師馬牧澤時西南有黃紫氣抱日從未至西太祖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王四季秦之分也今大軍旣出喜氣下臨必有大慶於是進軍與竇泰戰擒之自後遂降河東剋弘農破沙苑由此愈被親禮九年高仲密

以北豫州來附太祖欲遣兵援之又以問昇昇對曰春王在東熒惑又在井鬼之分行軍非便太祖不從軍遂東行至邳山不利而還太師賀拔勝怒白太祖曰蔣昇罪合萬死太祖曰蔣昇固諫云出師不利此敗也孤自取之非昇過也魏恭帝元年以前後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高城縣子邑五百戶保定二年增邑三百戶除河東郡守尋入爲太史中大夫以老請致仕詔許之加定州刺史卒於家

姚僧垣字法衛吳興武康人吳太常信之八世孫也曾祖郢宋員外散騎常侍五城侯父菩提梁高平令嘗嬰疾歷年乃留心醫藥梁武帝性又好之每召菩提討論方術言多會意由是頗禮之僧垣幼通洽居喪盡禮年二十四卽傳家業梁武帝召入禁中面加討試僧垣酬對無滯梁武帝甚竒之大通六年解褐臨川嗣王國左常侍大同五年除驃騎廬陵王府田曹參軍九年還領殿中醫師時武陵王所生葛脩華宿患

積時方術莫効梁武帝乃令僧垣視之還具說其狀并記增損時候梁武帝歎曰卿用意綿密乃至於此以此候疾何疾可逃朕常以前代名人多好此術是以每恒留情頗識治體今聞卿說益開人意十一年轉領大醫正加文德主帥直閤將軍梁武帝嘗因發熱欲服大黃僧垣曰大黃乃是快藥然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梁簡文帝在東宮甚禮之四時伏臘每有賞賜太清元年轉鎮西湘東王府中記室

參軍僧垣少好文史不留意於章句時商畧今古則爲學者所稱及侯景圍建業僧垣乃棄妻子赴難梁武帝嘉之授戎昭將軍湘東王府記室參軍及宮城陷百官逃散僧垣假道歸至吳興謁郡守張嶸嶸見僧垣流涕曰吾過荷朝恩今報之以死君是此邦大族又朝廷舊臣今日得君吾事辨矣俄而景兵大至攻戰累日郡城遂陷僧垣竄避久之乃被拘執景將侯子鑒素聞其名深相器遇因此獲免及梁簡文嗣位僧

垣還建業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子鑒尋鎮廣陵
僧垣又隨至江北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垣赴荆
州改授晉安王府諮議其時雖尅平大亂而任
用非才朝政混淆無復綱紀僧垣每深憂之謂
故人曰吾觀此形勢禍敗不久今時上策莫若
近關聞者皆掩口竊笑梁元帝嘗有心腹疾乃
召諸醫議治療之方咸謂至尊至貴不可輕脫
宜用平藥可漸宣通僧垣曰脉洪而實此有宿
食非用大黃必無差理梁元帝從之進湯訖果

下宿食因而疾愈梁元帝大喜時初鑄錢一當
十乃賜錢十萬實百萬也及大軍尅荊州僧垣
猶侍梁元帝不離左右爲軍人所止方泣涕而
去尋而中山公護使人求僧垣僧垣至其營復
爲燕公于謹所召大相禮接太祖又遣使馳驛
徵僧垣謹故留不遣謂使人曰吾年時衰暮疹
疾嬰沉今得此人望與之偕老太祖以謹勲德
隆重乃止焉明年隨謹至長安武成元年授小
畿伯下大夫金州刺史伊婁穆以疾還京請僧

垣省疾乃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脚緩縱不復自持僧垣爲診脉處湯三劑稷初服一劑上縛即解次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三縛悉除而兩脚疼痺猶自孿弱更爲合散一劑稍得屈申僧垣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大將軍襄樂公賀蘭隆先有氣疾加以水腫喘息奔急坐卧不安或有勸其服决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决乃問僧垣僧垣曰意謂此患不與大散相當若欲自服不煩賜問因而委

去其子殷勤拜請曰多時抑屈今日始來竟不可治意實未盡僧垣知其可差即爲處方勸使急服便即氣通更服一劑諸患悉愈天和元年加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將軍樂平公竇集暴感風疾精神瞶亂無所覺知諸醫先視者皆云已不可救僧垣後至曰困則困矣終當不死若專以見付相爲治之其家忻然請受方術僧垣爲合湯散所患即瘳大將軍永世公叱伏列椿苦利積時而不廢朝謁燕公謹嘗問僧垣

曰樂平永世俱有痼疾若如僕意永世差輕對曰夫患有深淺時有尅殺樂平雖困終當保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謹曰君言必死當在何時對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謹歎異之六年遷遂伯中大夫建德三年文宣太后寢疾醫巫雜說各有異同高祖御內殿引僧垣同坐曰太后患勢不輕諸醫並云無慮朕人子之情可以意得君臣之義言在無隱公爲何如對曰臣無聽聲視色之妙特以經事已多准之常人竊以憂懼

帝泣曰公旣決之矣知復何言尋而太后崩其後復因召見帝問僧垣曰姚公爲儀同幾年對曰臣忝荷朝恩於茲九載帝曰勤勞有日朝命宜隆乃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勅曰公年過縣車可停朝謁若非別勅不勞入見四年高祖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臉垂覆目不復瞻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以爲諸藏俱病不可並治軍中之要莫先於語乃處方進藥帝遂得言次又治目目疾便愈未乃治

足足疾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復即除華州刺史仍詔隨入京不令在鎮宣政元年表請致仕優詔許之是歲高祖行幸雲陽遂寢疾乃召僧垣赴行在所內史柳昇私問曰至尊貶膳日久脉候何如對曰天子上應天心或當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一全尋而帝崩宣帝初在東宮常苦心痛乃令僧垣治之其疾即愈帝甚悅及即位恩禮彌隆常從容謂僧垣曰常聞先帝呼公爲姚公有之乎對曰臣曲荷殊私實如聖

旨帝曰此是尚齒之辭非爲貴爵之號朕當爲公建國開家爲子孫永業乃封長壽縣公邑二千戶冊命之日又賜以金帶及衣服等大象二年除太醫下大夫帝尋有疾至于大漸僧垣宿直侍帝謂隋公曰今日性命唯委此人僧垣知帝詎候危殆必不全濟乃對曰臣荷恩旣重思在効力但恐庸短不逮敢不盡心帝領之及靜帝嗣位遷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初進爵北絳郡公三年卒時年八十五遺誠衣白帟入

周書列傳卷三十九
九
棺朝服勿歛靈上唯置香奩每日設清水而已
贈本官加荊湖二州刺史僧垣醫術高妙爲當
世所推前後効驗不可勝記聲譽旣盛遠聞邊
服至於諸蕃外域咸請託之僧垣乃搜採竒異
參校徵効者爲集驗方十二卷又撰行記三卷
行於世長子察在江南

次子最字士會幼而聰敏及長博通經史尤好
著述年十九隨僧垣入關世宗盛聚學徒校書
於麟趾殿最亦預爲學士俄授齊王憲府水曹

參軍掌記室事特爲憲所禮接賞賜隆厚宣帝
嗣位憲以嫌疑被誅隋文帝作相追復官爵最
以陪遊積歲恩顧過隆乃錄憲功績爲傳送上
史局最幼在江左迄于入關未習醫術天和中
齊王憲奏高祖遣最習之憲又謂最曰爾博學
高才何如王褒庾信王庾名重兩國吾視之蔑
如接待資給非爾家比也爾宜深識此意勿不
存心且天子有敕彌須勉勵最於是始受家業
十許年中略盡其妙每有人造請効驗甚多隋

文帝踐極除太子門大夫以父憂去官哀毀骨
立旣免喪襲爵北絳郡公復爲太子門大夫俄
轉蜀王秀友秀鎮益州遷秀府司馬及平陳察
至最自以非嫡讓封於察隋文帝許之秀後陰
有異謀隋文帝令公卿窮治其事開府慶整郝
偉等並推過於秀最獨曰凡有不法皆最所爲
王實不知也榜訊數百卒無異辭最竟坐誅時
年六十七論者義之撰梁後略十卷行於世
黎景熙字季明河間鄭人也少以字行於世曾

祖焜魏太武時從破平涼有功賜爵容城縣男
加鷹揚將軍後爲燕郡守祖鎮襲爵爲員外散
騎侍郎父瓊太和中襲爵歷員外郎魏縣令後
至鄜城郡守季明少好讀書性強記默識而無
應對之能其從祖廣太武時爲尚書郎善古學
嘗從吏部尚書清河崔玄伯受字義又從司徒
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季明亦傳習之頗
與許氏有異又好占玄象頗知術數而落魄不
事生業有書千餘卷雖窮居獨處不以飢寒易

操與范陽盧道源爲莫逆之友永安中道源勸
令人仕始爲威烈將軍魏孝武初遷鎮遠將軍
尋除步兵校尉及孝武西遷季明乃寓居伊洛
侯景徇地河外召季明從軍尋授銀青光祿大
夫加中軍將軍拜行臺郎中除黎陽郡守季明
從至懸瓠察景終不足恃遂去之客於潁川以
世路未清欲優遊卒歲時王思政鎮潁川累使
召季明不得已出與相見留於內館月餘太祖
又徵之遂入關乃令季明正定古今文字於東

周大統末除安西將軍尋拜著作佐郎於時儉
輩皆位兼常伯車服華盛唯季明獨以貧素居
之而無愧色又勤於所職著述不怠然性尤專
固不合於時是以一爲史官遂十年不調魏恭
帝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右銀青光祿大夫六官
建爲外史上士孝閔帝踐阼加征南將軍右金
紫光祿大夫時大司馬賀蘭祥討吐谷渾詔季
明從軍還除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武成末遷
外史下大夫保定三年盛營宮室春夏大旱詔

公卿百寮極言得失季明上書曰臣聞成湯遭旱以六事自陳宣王太甚而珪璧斯竭豈非遠慮元元俯哀兆庶方今農要之月時雨猶愆率土之心有懷渴仰陛下垂情萬類子愛羣生覲禮百神猶未豐洽者豈或作事不節有違時令舉措失中儻邀斯旱春秋君舉必書動爲典禮水旱陰陽莫不應行而至孔子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爲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

恤民也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爲時作南門勞民興役漢惠帝二年夏大旱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澗水絕五行傳以爲先是發民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漢武帝元狩三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爲是歲發天下故吏穿昆明池然則土木之功動民興役天輒應之以異典籍作誠儻或可思上天譴告改之則善今若息民省役以荅天譴庶靈澤時降嘉穀有成則年登可覲子來非晚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

中國以緩四方或恐極陽生陰秋多水雨年復不登民將無覲如又荐飢爲慮更甚時豪富之家競爲奢麗季明又上書曰臣聞寬大所以兼覆慈愛所以懷衆故天地稱其高厚者萬物得其容養焉四時著其寒暑者庶類資其忠信焉是以帝王者寬大象天地忠信則四時招搖東指天下識其春人君布德率土懷其惠伏惟陛下資乾御寓品物咸亨時乘六龍自強不息好問受規天下幸甚自古至治之君亦皆廣延博

訪詢採芻微置鼓樹木以求其過頃年亢旱踰時人懷望歲陛下爰發明詔廣求人瘼同禹湯之罪已高宋景之守正澍雨應時年穀斯稔尅已節用慕質惡華此則尚矣然而朱紫仍耀於衢路綺縠猶侈於豪家袒裼未充於細民糟糠未厭於編戶此則勸導之理有所未周故也今雖導之以政齊之以刑風俗固難以一矣昔文帝集上書之囊以作帷帳惜十家之產不造露臺後宮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飾曾

不如婢隸之服然而以身率下國富刑清廟稱
太宗良有以也臣聞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
成今承魏氏喪亂之後貞信未興宜先遵五美
屏四惡革浮華之俗抑流兢之風察鴻都之小
藝焚雉頭之異服無益之貨勿重於時虧德之
器勿陳於側則民知德矣臣又聞之爲治之要
在於選舉若差之毫釐則有千里之失後來居
上則致積薪之譏是以古之善爲治者貫魚以
次任必以能爵人於朝不以私愛簡材以授其
官量能以任其用官得其材用當其器六轡旣
調坐致千里虞舜選衆不仁者遠則庶事康哉
民知其化矣帝覽而嘉之時外史麻宇屢移未
有定所季明又上言曰外史之職漢之東觀儀
等石渠司同天祿是乃廣內祕府藏言之奧帝
王所寶此焉攸在自魏及周公館不立臣雖愚
瞽猶知其非是以去年十一月中敢冒陳奏將
降中旨即遣脩營荏苒一周未加功力臣職思
其憂敢不重請帝納焉於是解宇方立天和三

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後以疾卒
趙文深字德本南陽宛人也父遐以醫術進仕
魏爲尚藥典御文深少學楷隸年十一獻書於
魏帝立義歸朝除大丞相府法曹參軍文深雅
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榜唯文深及龔
雋而已大統十年追論立義功封白石縣男邑
二百戶太祖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黎季明沈
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
於世及平江陵之後王褒入關貴遊等翕然竝
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深慙恨形於言
色後知好尚難反亦攻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
被譏議謂之學步邯鄲焉至於碑榜餘人猶莫
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宮殿樓閣皆其迹也遷
縣伯下大夫加儀同三司世宗令至江陵書景
福寺碑漢南人士亦以爲工梁主蕭詧觀而美
之賞遺甚厚天和元年露寢等初成文深以題
榜之功增邑二百戶除趙興郡守文深雖外任
每須題榜輒復追之後以疾卒

褚該字孝通河南陽翟人也晉末遷居江左祖
長樂齊竟陵王錄事參軍父義昌梁鄱陽王中
記室該幼而謹厚有譽鄉曲尤善醫術見稱於
時仕梁歷武陵王府參軍隨府西上後與蕭撫
同歸國授平東將軍左銀青光祿大夫轉驃騎
將軍右光祿大夫武成元年除醫正上士自許
與死後該稍爲時人所重賓客迎候亞於姚僧
垣大和初遷縣伯下大夫五年進授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該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請之者

皆爲盡其藝術時論稱其長者焉後以疾卒子
士則亦傳其家業時有強練不知何許人亦不
知其名字魏時有李順興者語默不恒好言未
然之事當時號爲李練世人以強類練故亦呼
爲練焉容貌長壯有異於人神情傲悅莫之能
測意欲有所論說逢人輒言若值其不欲言縱
苦加祈請亦不相酬荅初聞其言略不可解事
過之後往往有驗恒寄住諸佛寺好遊行民家
兼歷造王公邸第所至之處人皆敬而信之晉

公護未誅之前曾手持一大瓠到護第門外抵而破之乃大言曰瓠破子苦時柱國平高公侯伏侯龍恩早依隨護深被任委強練至龍恩宅呼其妻元氏及其妾媵并婢僕等竝令連席而坐諸人以逼夫人苦辭不肯強練曰汝等一例人耳何有貴賤遂逼就坐未幾而護誅諸子竝死龍恩亦伏法仍籍沒其家建德中每夜上街衢邊樹大哭釋迦牟尼佛或至申旦如此者累月聲甚哀伶俄而廢佛道二教大象末又以一無底囊歷長安市肆告乞市人爭以米麥遺之強練張囊投之隨即漏之於地人或問之曰汝何爲也強練曰此亦無餘但欲使諸人見盛空耳至隋開皇初果移都於龍首山長安城遂空廢後亦莫知其所終又有蜀郡衛元嵩者亦好言將來之事蓋江左寶誌之流天和中著詩預論周隋廢興及皇家受命竝有徵驗性尤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史失其事故不爲傳史臣曰仁義之於教大矣術藝之於用博矣徇

於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淺故先王重其德方術技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技巧而必蹈於禮者豈非大雅君子乎姚僧垣詆候精審名冠於一代其所全濟固亦多焉而弘茲義方皆爲令器故能享眉壽縻好爵老聃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於是信矣

列傳第三十九

周書四十七

列傳第四十

周書四十八

蕭簪

蕭簪字理孫蘭陵人也梁武帝之孫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幼而好學善屬文尤長佛義特爲梁武帝所嘉賞梁普通六年封曲江縣公中大通三年進封岳陽郡王歷官宣惠將軍知石頭戍事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東揚州刺史初昭明卒梁武帝舍簪兄弟而立簡文內常愧之寵亞諸子以會稽人物殷阜一都之會故有此授以

慰其心營旣以其昆弟不得爲嗣常懷不平又以梁武帝衰老朝多秕政有敗亡之漸遂蓄聚貨財交通賓客招募輕俠折節下之其勇敢者多歸附左右遂至數千人皆厚加資給中大同元年除持節都督雍梁東益南北秦五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西中郎將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營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是梁武創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世亂可以圖霸功遂剋已勵節樹恩於百姓務修刑政志存綏養

乃下教曰昔之善爲政者不獨師所見籍聽衆賢則所聞自遠資鑒外物故在矚致明是以龐參卹民蓋訪言於高逸馬援居政每責成於掾史王沉爰加厚賞呂虔功有所由故能顯美政於當年流芳塵於後代吾以陋識來牧盛藩每慮德不被民政道或紊中宵拊枕對桉忘饑思納良謨以匡弗逮雍州部內有不便於民不利於政長吏貪殘戍將懦弱關市恣其裒刻豪猾多所苞藏並密以名聞當加釐正若刺史治道

之要弛張未允循酷垂理任用違才或愛狎邪
佞或斥廢忠謇彌思啓告用祛未悟鹽梅舟楫
允屬良規苦口惡石想勿余隱并廣示鄉閭知
其款意於是境內稱治大清二年梁武帝以答
兄河東王譽爲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纘爲
雍州以代答纘恃其才望志氣矜驕輕譽少年
州府迎候有闕譽深銜之及至鎮遂託疾不與
纘相見後聞侯景作亂頗凌蹙纘纘懼爲所擒
乃輕舟夜遁將之雍部復慮答拒之梁元帝時

鎮江陵與纘有舊纘將因之以斃答兄弟會梁
元帝與譽及信州刺史桂陽王曄各率所領入
援金陵曄下峽至江津譽次江口梁元帝屈郢
州之武成屬侯景已請和梁武帝詔罷援軍譽
自江口將旋湘鎮曄欲待梁元帝至謁督府方
還州纘時在江陵乃貽梁元帝書曰河東戴檣
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
主朱榮又遣使報云桂陽住此欲應譽答梁元
帝信之乃鑿船沉米斬纜而歸至江陵收曄殺

之令其子方等王僧辯等相繼攻譽於湘州譽又告急於營營聞之大怒初梁元帝將援建業令所督諸州竝發兵下赴國難營遣府司馬劉方貴領兵爲前軍出漢口及將發元帝又使諮議參軍劉毅喻營令自行營辭頗不順元帝又怒而方貴先與營不協潛與元帝相知尅期襲營未及發會營以他事召方貴方貴疑謀泄遂據樊城拒命營遣使魏益德杜岸等衆軍攻之方貴窘急令其子遷超乞師於江陵元帝乃厚

資遣續若將述職而密援方貴續次大隄樊城已陷營擒方貴兄弟及黨與竝斬之續因進至州營遷延不受代乃以西城居之待之以禮軍民之政猶歸於營營以構其兄弟事始於續將密圖之續懼請元帝召之元帝乃徵續於營營留不遣杜岸兄弟給續曰民觀岳陽殿下勢不仰容不如且往西山以避此禍使君旣得物情遠近必當歸集以此義舉事無不濟續深以爲然因與岸等結盟誓續又要雍州人席引等於

西山聚衆纘乃服婦人衣乘青布輦與親信十餘人出奔引等與杜岸馳告營營令中兵參軍尹正共岸等率兵追討竝擒之纘懼不免因請爲沙門營時以譽危急乃留諮議參軍蔡大寶守襄陽率衆二萬騎千匹伐江陵以救之于時江陵立柵周遶郭邑而北面未就營因攻之元帝大懼乃遣參軍庾奐謂營曰正德肆亂天下崩離汝復效尤將欲何謂吾蒙先帝愛顧以汝兄弟見屬今以姪伐叔逆順安在營謂奐曰家

兄無罪累被攻圍同氣之情豈可坐觀成敗七父若顧先恩豈應若是如能退兵湘水吾便旋旆襄陽營旣攻柵不剋退而築城又盡銳攻之會大雨暴至平地水四尺營軍中霑漬衆頗離心其將杜岸岸弟幼安及其兄子龕懼營不振以其屬降於江陵營衆大駭其夜遁歸襄陽器械輜重多沒於澧水初營囚張纘於軍至是先殺纘而後退焉杜岸之降也請以五百騎襲襄陽去城三十里城中覺之蔡大寶乃輔營毋保

林龔氏登陴閉門拒戰會營夜至龔氏不知其
敗謂爲賊也至曉見營乃納之岸等以營至遂
奔其兄獻於廣平營遣將尹正薛暉等攻拔之
獲獻岸等并其毋妻子女竝於襄陽北門殺之
盡誅諸杜宗族親者其幼稚踈屬下蠶室又發
掘其墳墓燒其骸骨灰而揚之營旣與江陵構
隙恐不能自固大統十五年乃遣使稱藩請爲
附庸太祖令丞相府東閣祭酒榮權使焉營大
悅是歲梁元帝令柳仲禮率衆進圖襄陽營懼

乃遣其妻王氏及世子嶽爲質以請救太祖又
令榮權報命仍遣開府杜思率兵援之十六年
楊忠擒仲禮平漢東營乃獲安時朝議欲令營
發喪嗣位營以未有璽命辭不敢當榮權時在
營所乃馳還具言其狀太祖遂令假散騎常侍
鄭穆及榮權持節策命營爲梁王營乃於襄陽
置百官承制封拜十七年營留蔡大寶居守乃
自襄陽來朝太祖謂營曰王之來此頗由榮權
王欲見之乎營曰幸甚太祖乃召權與營相見

仍謂之曰榮權吉士也寡人與之從事未嘗見其失信答曰榮常侍通二國之言無私故答今者得歸誠魏闕耳魏恭帝元年太祖令柱國于謹伐江陵答以兵會之及江陵平太祖立答爲梁主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歸於我答乃稱皇帝於其國年號大定追尊其父統爲昭明皇帝廟號高宗統妃蔡氏爲昭德皇后又尊其所生母龔氏爲皇太后立妻王氏爲皇后子巋爲皇太子其慶賞刑威官

方制度竝同王者唯上疏則稱臣奉朝廷正朔至以命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戎章勲級則又兼用柱國等官又追贈叔父邵陵王綸大宰謚曰壯武贈兄河東王譽丞相謚曰武桓太祖乃置江陵防主統兵居於西城名曰助防外亦助答備禦內實兼防答也初江陵滅梁元帝將王琳據湘州志圖匡復及答立琳乃遣其將潘純陁侯方兒來寇答出師禦之純陁等退歸夏口答之四年答遣其大將軍王操率兵略取王

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五年王琳又遣其將雷又柔襲陷監利郡太守蔡大有死之尋而琳與陳人相持稱藩乞師於營營許之師未出而琳軍敗附於齊是歲其太子歸來朝京師營之六年夏震其前殿崩壓殺二百餘人初江陵平營將尹德毅說營曰臣聞人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者飾小行覓小廉以取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虜貪恠罔顧弔民伐罪之義必欲肆其殘忍多所誅夷俘囚士庶

並爲軍實然此等戚屬咸在江東念其充餽豺狼見拘異域痛心疾首何日能忘殿下方清宇宙紹茲鴻緒悠悠之人不可門到戶說其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殿下旣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誰與爲國但魏之精銳盡萃於此犒師之禮非無故事若殿下爲設享會因請于謹等爲歡彼無我虞當相率而至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果毅掩其營壘斬馘逋醜俾無遺噍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寮隨即詮授旣

荷更生之惠孰不忻戴聖明魏人懾息未敢送
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
皇極纘堯復禹萬世一時剡刻之間大功可立
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
殃願殿下恢弘遠略勿懷匹夫之行答不從謂
德毅曰卿之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
未可背德若遽爲卿計則鄧祈侯所謂人將不
食吾餘也旣而闔城長幼被虜入關又失襄陽
之地嘗乃追悔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以至於

是又見邑居殘毀干戈日用恥其威略不振常
懷憂憤乃著愍時賦以見意其詞曰嗟余命之
舛薄實賦運之逢屯旣殷憂而彌歲復坎壈以
相隣晝營營而至晚夜耿耿而通晨望否極而
云泰何杳杳而無津悲晉璽之遷趙痛漢鼎之
移新無田范之明略愧夷齊之得仁遂胡顏而
苟免謂小屈而或申豈妖沴之無已何國步之
長淪恨少生而輕弱本無志於爪牙謝兩章之
雄勇愆二東之英華豈三石於杜鄠異五馬於

琅邪直受性而好善類蓬生之在麻冀無咎而
霑慶將保靜而蠲邪何昊穹之弗惠值上帝之
紆眷神州鞠爲茂草赤縣遶於長蛇徒仰天而
太息空撫衿而咨嗟惟古人之有懷尚或感於
知己况託萼於霄極寵渥流於無已或小善而
必褻時片言而見美昔待罪於禹川歷三考而
無紀獲免戾於明時遂超隆於宗子始解印於
稽山即驅傳於湘水彼南陽之舊國實天漢之
嘉祉旣川岳之形勝復龍躍之基趾此首賞之

謬及謂維城之足恃值諸侯之攜貳遂留滯於
樊川等勾踐之絕望同重耳之終焉望南枝而
灑泣或東顧而潺湲歸歟之情何極首丘之思
邈然忽值魏師人討于彼南荆旣車徒之艱赫
遂一鼓而陵城同寤生之舍許等小白之全邢
伊社稷之不泯實有感於恩靈矧吾人之固陋
迥飄薄於流萍忽沉滯於茲土復暮月而無成
昔方千而畿甸今七里而磐紮寡田邑而可賦
關丘井而求兵無河內之資待同滎陽之未乎

夜騷騷而擊析晝子子而揚旌烽凌雲而迥照
馬伏櫪而悲鳴既有懷於斯日亦焉得而云寧
彼雲夢之舊都乃標竒於昔者驗往記而瞻今
何名高而實寡寂寥井邑荒涼原野徒揄揚於
宋玉空稱嗟於司馬南方卑而歎屈長沙濕而
悲賈余家國之一匡庶興周而祀夏忽縈憂而
北屈豈年華之天假加以狗盜鼠竊蜂蠆狐狸
羣圍隸而爲寇聚臧獲而成師窺覲津渚跋扈
江肩屢征肇於殷歲頻戰起於軒時有扈興於

夏典採芑著於周詩方叔振於蠻貊伯禽捷於
淮夷在通穢其能幾會斬馘而舉旗彼積惡之
必稔豈天靈之我欺交川路之云擁理惆悵而
未怡管在位八載年四十四保定二年二月薨
其羣臣等葬之於平陵謚曰宣皇帝廟號中宗
管少有大志不拘小節雖多猜忌而知人善任
使撫將士有恩能得其死力性不飲酒安於儉
素事其母以孝聞又不好聲色尤惡見婦人雖
相去數步遙聞其臭經御婦人之衣不復更着

又惡見人髮白事者必方便以避之其在東揚
州頗放誕省覽薄領好爲戲論之言以此獲譏
於世篤好文義所著文集十五卷內典華嚴般
若法華金光明義疏四十六卷竝行於世嘗疆
土旣狹居常快快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
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盱衡扼腕歎咤者久
之遂以憂憤發背而殂高祖又命其太子歸嗣
位年號天保

歸字仁遠答之第二子也機辯有文學善於撫

御能得其下歡心嗣位之元年尊其祖母龔太
后曰太皇太后嫡母王皇后曰皇太后所生曹
貴嬪曰皇太妃其年五月其太皇太后薨謚曰
元太后九月其太妃又薨謚曰孝皇太妃二年
皇太后薨謚曰宣靜皇后五年陳湘州刺史華
皎巴州刺史戴僧朔竝來附皎送其子玄響爲
質於歸仍請兵伐陳歸上言其狀高祖詔衛公
直督荊州惣管權景宣大將軍元定等赴之歸
亦遣其柱國王操率水軍二萬會皎於巴陵旣

而與陳將吳明徹等戰於沌口直軍不利元定
遂沒歸大將軍李廣等亦爲陳人所虜長沙巴
陵竝陷於陳衛公直乃歸罪於歸之柱國殷亮
歸雖以退敗不獨在亮然不敢違命遂誅之吳
明徹乘勝攻剋歸河東郡獲其守將許孝敬明
年明徹進寇江陵引江水灌城歸出頓紀南以
避其銳江陵副總管高琳與其尚書僕射王操
拒守歸馬軍主馬武吉徹等擊明徹敗之明徹
退保安歸乃還江陵歸之八年陳又遣其司

空章昭達來寇江陵總管陸騰及歸之將士擊走
之昭達又寇章陵之青泥歸令其大將軍許世武
赴援大爲昭達所破初華皎戴僧朔從衛公直與
陳人戰，卒其麾下數百人歸於歸歸以皎爲司
空封江夏郡公以僧朔爲車騎將軍封吳興縣侯
歸之十年皎來朝至襄陽請衛公直曰梁主旣失
江南諸郡民少國貧朝廷興亡繼絕理宜資贍豈
使齊桓楚莊獨擅救衛復陳之美望借數州以裨
梁國直然之乃遣使言狀高祖高祖許之詔以基

平郡三州歸之於歸及高祖平齊歸朝於鄴高祖雖以禮接之然未之重也歸知之後因宴承間乃陳其父荷太祖拯救之恩并叙二國艱虞脣齒掎角之事詞理辯暢因涕泗交流高祖亦爲之歔歔自是大加賞異禮遇日隆後高祖復與之宴齊氏故臣吒列長又亦預焉高祖指謂歸曰是登陴罵朕者也歸曰長又未能輔桀翻敢吠堯高祖大笑及酒酣高祖又命琵琶自彈之仍謂歸曰當爲梁主盡歡歸乃起請舞高祖曰梁主乃能爲朕舞乎

歸曰陛下旣親撫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高祖大悅賜雜繒萬段良馬數十匹并賜齊後主妓妾及常所乘五百里駿馬以遺之及隋文帝執政尉遲迴王謙司馬消難等各起兵時歸將帥皆密請興師與迴等爲連衡之勢進可以盡節於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歸固以爲不可俄而消難奔陳迴等相次破滅隋文帝旣踐極恩禮彌厚遣使賜金三百兩銀一千兩布帛萬段馬五百匹開皇二年隋文帝備禮納歸女爲晉王

妃又欲以其子瑒尚蘭陵公主由是罷江陵摠
管歸專制其國四年歸來朝長安隋文帝甚敬
待之詔歸位在王公之上賜縑萬匹珍玩稱是
及還親執其手謂之曰梁主久滯荆楚未復舊
都故鄉之念良軫懷抱朕當振旅長江相送旋
反耳歸在位二十三載年四十四五年五月薨
其羣臣葬之於顯陵謚曰孝文皇帝廟號世宗
歸孝悌慈仁有君人之量四時祭享未嘗不悲
慕流涕性尤儉約御下有方境內稱治所著文
集及孝經周易義記及大小乘幽微竝行於世
隋文帝又命其太子蕭琮嗣位年號廣運

琮字溫文性倜儻不羈博學有文義兼善弓馬
初封東陽王尋立爲皇太子及嗣位隋文帝徵
琮叔父岑入朝因留不遣復置江陵摠管以監
之琮之二年隋文帝又徵琮入朝琮率其臣下
二百餘人朝于長安隋文帝仍遣武鄉公崔弘
度將兵戍江陵軍至都州琮叔父巖及弟巖等
懼弘度掩襲之遂虜居民奔于陳隋文帝於是

廢梁國曲赦江陵死罪給民復十年梁二主各
給守墓十戶尋拜琮爲柱國封莒國公自答初
即位歲在乙亥至是歲在丁未凡三十有三歲
矣答子焱追謚孝惠太子巖封安平王岌東平
王岑河間王後改封吳郡王歸子璵義興王瑒
晉陵王璟臨海王珣南海王瑒義安王瑀新安
王簪之在藩及居帝位以蔡大寶爲股肱王操
爲腹心魏益德尹正薛暉許孝敬薛宣爲爪牙
甄玄成劉盈岑善方傳准褚珪蔡大業典衆務

張綰以舊齒處顯位沈重以儒學蒙厚禮自餘
多所獎拔咸盡其器能及歸纂業親賢竝用將
相則華皎殷亮劉忠義宗室則蕭欣蕭翼民望
則蕭確謝溫柳洋王湜徐岳外戚則王疑王誦
殷璉文章則劉孝勝范迪沈君游君公柳信言
政事則袁敞柳莊蔡延壽甄詡皇甫茲故能保
其疆土而和其民人焉今載答子焱等及蔡大
寶以下尤著者附于左其在梁陳隋已有傳及
歸諸子未任職者則不兼錄

巖字道遠，答之長子也。母曰宣靜，皇后幼聰敏，有成人之量。答之為梁主，立為世子，尋病卒。及答稱帝，追謚焉。

巖字義遠，答第五子也。性仁厚，善於撫接。歷侍中、荊州刺史、尚書令、太尉、太傅。入陳，授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及陳亡，百姓推巖為主，以禦隋師。為總管宇文述所破，伏法於長安。

岌，答第六子也。性淳和，幼而好學。位至侍中、中衛將軍。歸之五年卒，贈侍中、司空，謚曰孝。

岑字智遠，答第八子也。位至太尉，性簡貴，御下嚴整。及琮嗣位，自以望重，屬尊，頗有不法。故隋文徵入朝，拜大將軍，封懷義郡公。

璠字欽文，歸第三子也。幼有令譽，能屬文。特為歸所愛，位至荊州刺史。初，隋師至，郡州梁之百寮咸恐懼，計無所出。唯璠建議南奔，入陳，授侍中、安東將軍、吳州刺史。及陳亡，吳人推為主，以禦隋師。戰而敗，與巖同時伏法。

蔡大寶字敬位，濟陽考城人。祖履，齊尚書祠部

郎父點梁尚書儀曹郎南兖州別駕大寶少孤而篤學不倦善屬文初以明經對策第一解褐武陵王國左常侍嘗以書干僕射徐勉大爲勉所賞異乃令與其子遊處所有墳籍盡以給之遂博覽羣書學無不綜答初出第勉仍薦大寶爲侍讀兼掌記室尋除尚書儀曹郎出鎮會稽大寶爲記室領長流答蒞襄陽遷諮議參軍及梁元帝與河東王譽結隙答令大寶使江陵以觀之梁元帝素知大寶見之甚悅乃示所制玄

覽賦令注解焉三日而畢元帝大嗟賞之贈遺甚厚大寶還白答云湘東必有異圖禍亂將作不可下援臺城答納之及爲梁主除中書侍郎兼吏部掌大選事領襄陽太守遷員外散騎常侍吏部郎俄轉吏部尚書軍國之事咸委決焉加授大將軍遷尚書僕射進號輔國將軍又除使持節宣惠將軍雍州刺史答於江陵稱帝徵爲侍中尚書令參掌選事又加雲麾將軍荊州刺史進位柱國軍師將軍領太子少傅轉安前

將軍封安豐縣侯邑一千戶從歸入朝領太子少傅歸嗣位冊授司空中書監中權大將軍領吏部尚書固讓司空許之加特進歸之三年卒歸哭之慟自卒及葬三臨其喪贈司徒進爵爲公謚曰文凱配食營廟大寶性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詞贍速營之章表書記教令詔冊竝大寶專掌之營推心委任以爲謀主時人以營之有大寶猶劉先主之有孔明焉所著文集三十卷及尚書義疏竝行於世有四子次子延壽有器識博涉經籍尤善當世之務尚營女宣成公主歷中書郎尚書右丞吏部郎御史中丞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祕書丞終於成州刺史大寶弟大業

大業字敬道有至行父沒居喪過禮性寬恕學涉經史有將命材屢充使詣闕初以西中郎府參軍隨營之鎮營稱帝歷尚書左丞開遠將軍監利郡守散騎常侍衛尉卿歸嗣位遷都官尚書除貞毅將軍漳川太守入爲左民尚書太常

卿歸之七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簡有五子允恭最知名起家著作佐郎太子舍人梁滅入陳拜尚書庫部郎陳亡入隋授起居舍人王操字子高其先太原晉陽人也營母龔氏之外弟也祖靈慶海鹽令父景休臨川內史操性敦厚有籌略博涉經史在公恪勤初爲營外兵參軍親任亞於蔡大寶營承制除尚書左丞及稱帝遷五兵尚書大將軍郢州刺史尋進位柱國封新康縣侯歸嗣位授鎮右將軍尚書僕射

及吳明徹爲寇歸出頓紀南操撫循將士莫不用命明徹旣退江陵獲全操之力也遷侍中中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參掌選事領荊州刺史操旣位居朝右每自挹損深得當時之譽歸之十四年卒歸舉哀於朝堂流涕謂其羣臣曰天不使吾平蕩江表何奪吾賢相之速也及葬親祖於瓦官門贈司空進爵爲公謚曰康節有七子次子衡最知名有才學起家祕書郎歷太子洗馬中書黃門侍郎

唐書列傳四十一
魏益德襄陽人也有才幹膽勇過人數從軍征討以功累遷至郡守營莅襄陽以益德爲其府司馬營承制拜將軍尋加大將軍及營稱帝進位柱國封上黃縣侯邑千戶加車騎將軍營之二年卒贈司空謚曰忠壯進爵爲公歸之五年以益德配食營廟

尹正其先天水人營蒞雍州正爲其府中兵參軍擒張纘獲杜岸皆正之力營承制以爲將軍尋拜大將軍及稱帝除護軍將軍進位柱國封

新野縣侯邑千戶營之二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剛歸之五年以正配食營廟子德毅多權略位至大將軍後以見疑賜死

薛暉河東人也有才略身長八尺形貌甚偉嘗督禁旅爲營爪牙當禦侮之任與尹正攻獲杜岸於南陽營承制拜將軍尋加大將軍進位柱國除領軍將軍歸之二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有六子子建子尚知名

許孝敬吳人小名嗣兒勁勇過人爲營驍將以

居書列傳四
大將軍守河東既無救援爲吳明徹所擒遂戮
於建康市贈車騎大將軍子世武嗣少襲父大
將軍好勇不拘行檢重賓客施與不節資產既
盡鬱鬱不得志遂謀奔陳事覺伏誅又有大將
軍李廣會稽人早事答以敢勇聞沌口之役先
登力戰及華皎軍敗爲吳明徹所擒將降之廣
辭色不屈遂被害贈太尉追封建興縣公謚曰
忠武

甄玄成字敬平中山人博達經史善屬文少爲

簡文所知以錄事參軍隨答鎮襄陽轉中記室
參軍掌書記頗參政事以江陵甲兵殷盛遂懷
貳心密書與梁元帝申其誠款遂有得其書者
進之於答答深信佛法常願不殺誦法華經人
玄成素誦法華經遂以此獲免答後見之常曰
甄公好得法華經力歷位中書侍郎御史中丞
祠部尚書吏部尚書答之六年卒贈侍中護軍
將軍有文集二十卷子詡少沈敏閑習政事歷
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

司終於大府少卿

劉盈彭城人以西中郎府錄事參軍隨答之鎮有器度勤於在公答之軍國經謀頗得參預歷黃門郎中書監雍州刺史尚書僕射歸之七年卒贈本官第三子然于時頗知名隋鷹擊郎將岑善方字思義南陽棘陽人漢征南大將軍彭之後也祖惠甫給事中父昶散騎侍郎善方有器局博綜經史善於辭令以刑獄參軍隨答至襄陽答初請內附以善方兼記室充使詣闕應

對閑敏深爲太祖所嘉自此往來凡數十反魏恭帝二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寧縣公答之承制也授中書舍人遷襄陽郡守及稱帝徵爲太府卿領中書舍人轉太府領舍人如故尋遷散騎常侍起部尚書善方性清慎有當世幹能故答委以機密答之七年卒贈大常卿謚曰敬所著文集十卷有七子竝有操行之元之利之象最知名之元太子舍人早卒高祖錄善方充使之功追之利之象入朝授之利

唐書列傳四十一
三十三
帥都督代王記室參軍後仕隋歷安固令郴義
江三州司馬零陵郡丞之象掌式中士隋文帝
相府參軍事後仕隋歷尚書虞部員外郎邵陵
上宜渭南邯鄲四縣令

傳准北地人祖照金紫光祿大夫父譔湘東王
外兵參軍准有文才善詞賦以西中郎參軍隨
營之鎮官至度支尚書歸之七年卒贈太常卿
謚曰敬康所著文集二十卷有二子曰秉曰執
竝材兼文史秉尚書右丞執中書舍人尚書左

丞

宗如周南陽人有才學容止詳雅以府僚隨營
歷黃門散騎列卿後至度支尚書歸之九年卒
如周面狹長以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
嘗戲之曰卿何為謗經如周踧踏自陳不謗營
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寶知其旨
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政應不信法華耳如
周乃悟又嘗有人訴事於如周謂為經作如州
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日爾

何小人敢呼我名其人慙謝曰祇言如州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不敢喚如州官作如周如周乃笑曰命卿自責見侮反深衆咸服其寬雅有七子希顏希華知名希顏有文學仕至中書舍人希華博通經術爲荆楚儒宗

蕭欣梁武帝弟安成康王秀之孫煬王機之子也幼聰警博綜墳籍善屬文答踐位以欣襲機封歷侍中中書令尚書僕射尚書令歸之二十

三年卒贈司空欣與柳信言當歸之世俱爲一時文宗有集三十卷又著梁史百卷遭亂失本柳洋河東解人祖暎尚書左僕射父昭中書侍郎洋少有文學以禮度自拘與王湜俱以風範方正爲當時所重位至吏部尚書出爲上黃郡守梁國廢以郡歸隋授開府儀同三司尋卒徐岳東海人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簡肅公勉之少子也少方正博通經史初爲東陽王琮師琮爲皇太子授詹事及嗣位除侍中左民

尚書俄遷尚書僕射從琮入隋授上開府儀同
三司終於陳州刺史子凱祕書郎岳兄矩有文
學善吏事頗黷於貨賄位至度支尚書子敬鴻
臚卿

王浣琅邪臨沂人祖琳侍中太府卿父錫侍中
浣少有令譽尚答妹廬陵長公主歷祕書郎太
子舍人宣城王友廬陵內史答踐位授侍中吏
部尚書歸之四年使詣闕卒於賓館贈侍中右光
祿大夫子確有文詞黃門侍郎浣弟澁方雅有
器識位至都官尚書歸之二十年卒子懷祕書
郎隋沔陽令

范迪順陽人祖纘尚書左丞父胥鄱陽內史迪
少機辯善屬文歷中書黃門侍郎尚書右丞散
騎常侍歸之十七年卒有文集十卷子哀迪弟
邁文采劣於迪而經術過之位至中衛東平王
長史

沈君游吳興人祖僧叟左民尚書父巡東陽太
守君游博學有詞采位至散騎常侍歸之十二

年卒有文集十卷弟君公有幹局美風儀文章
典正特爲巋所重歷中書黃門侍郎御史中丞
自都官尚書爲義興王巋師從巋奔陳授侍中太
子詹事隋平陳以巋同謀度江伏誅

袁敞陳郡人祖昂司空父士俊安成內史敞少
有器量博涉文史以吏部郎使詣闕時主者以
敞班在陳使之後敞固不從命主者詰之敞對
曰昔陳之祖父乃梁諸侯之下吏也棄忠與義
盪有江東今大周朝宗萬國招攜以禮若使梁

之行人 在陳人之後 便恐彝倫失序 豈使臣之
所望焉 主者不能屈遂以狀奏 高祖善之 乃詔
敞與陳使異日而進 還以稱旨 遷侍中 轉左民
尚書 從琮入隋 授開府儀同三司 終於譙州刺
史 子謚謙

史臣曰 梁主任術好謀 知賢養士 蓋有英雄之
志 霸王之略 焉及淮海版蕩 骨肉猜貳 擁衆自
固 稱藩內款 終能據有全楚 中興頽運 雖土宇
殊於舊邦 而位號同於曩日 貽厥自遠 享國數

世可不謂賢哉嗣子纂承舊業增修遺構賞罰
得衷舉厝有方密邇寇讎則威略具舉朝宗上
國則聲猷遠振豈非繼世之令主乎

周書第四十

周書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一

周書四十九

異域上

高麗

百濟

蠻

獠

宕昌

鄧至

白蘭

氏

稽胡

軍莫笑

蓋天地之所覆載至大矣日月之所臨照至廣矣然則萬物之內民人寡而禽獸多兩儀之間中土局而庶俗曠求之鄒說詭怪之迹實繁考之山經竒譎之詞匪一周孔存而不論是非紛而莫辯秦皇鞭笞天下黷武於遐方漢武士馬疆盛肆志於遠略匈奴旣却其國已虛犬馬旣

來其民亦困是知鴈海龍堆天所以絕夷夏也炎方朔漠地所以限內外也况乎時非秦漢志甚羸劉違天道以求其功殫民力而從所欲顛墜之釁固不旋踵是以先王設教內諸夏而外夷狄徃哲垂範美樹德而鄙廣地雖禹迹之東漸西被不過海及流沙王制之自北徂南裁稱穴居交趾豈非道貫三古義高百代者乎有周承喪亂之後屬戰爭之日定四表以武功安三邊以權道趙魏尚梗則結姻於北狄廐庫未實

則通好於西戎由是德刑具舉聲名遐洎卉服
氈裘輻湊於屬國商胡販客填委於旗亭雖東
略漏三吳之地南巡阻百越之境而國威之所
肅服風化之所覃被亦足爲弘矣其四夷來朝
聘者今竝紀之於後至於道路遠近物產風俗
詳諸前史或有不同斯皆錄其當時所記以備
遺闕云爾

高麗者其先出於夫餘自言始祖曰朱蒙河伯
女感日影所孕也朱蒙長而有材略夫餘人惡

而逐之土于紇斗骨城自號曰高句麗仍以高
爲氏其孫莫來漸盛擊夫餘而臣之莫來裔孫
璉始通使於後魏其地東至新羅西渡遼水二
千里南接百濟北隣靺鞨千餘里治平壤城其
城東西六里南臨湏水城內唯積倉儲器備寇
賊至日方入固守王則別爲宅於其側不常居
之其外有國內城及漢城亦別都也復有遼東
玄菟等數十城皆置官司以相統攝大官有大
對盧次有太大兄大兄小兄意侯奢烏拙太六

使者大使者小使者褥奢翳屬仙人并褥薩凡
十三等分掌内外事焉其大對盧則以彊弱相
陵奪而自爲之不由王之署置也其刑法謀反
及叛者先以火焚焚然後斬首籍沒其家盜者
十餘倍徵贓若貧不能備及負公私債者皆聽
評其子女爲奴婢以償之丈夫衣同袖衫大口
袴白革帶黃革履其冠曰骨蘇多以紫羅爲之
雜以金銀爲飾其有官品者又插二鳥羽於其
上以顯異之婦人服裙襦裾袖皆爲襪書籍有

五經三史三國志晉陽秋兵器有甲弩弓箭戟
稍矛鋌賦稅則絹布及粟隨其所有量貧富差
等輸之士田瘠薄居處節儉然尚容止多詐僞
言辭鄙穢不簡親疎乃至同川而浴共室而寢
風俗好淫不以爲愧有遊女者夫無常人婚娶
之禮略無財幣若受財者謂之賣婢俗甚耻之
父母及夫喪其服制同於華夏兄弟則限以三
月敬信佛法尤好淫祀又有神廟二所一曰夫
餘神刻木作婦人之象一曰登高神云是其始

祖夫餘神之子竝置官司遣人守護蓋河伯女與朱蒙云璉五世孫成大統十二年遣使獻其方物成死子湯立建德六年湯又遣使來貢高祖拜湯爲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遼東郡開國公遼東王

百濟者其先蓋馬韓之屬國夫餘之別種有仇台者始國於帶方故其地界東極新羅北接高句麗西南俱限大海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餘里治固麻城其外更有五方中方曰古沙

城東方曰得安城南方曰久知下城西方曰刀先城北方曰熊津城王姓夫餘氏號於羅瑕民呼爲韃吉支夏言竝王也妻號於陸夏言妃也官有十六品左平五人一品達率三十人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品扞率五品柰率六品六品已上冠飾銀華將德七品紫帶施德八品皂帶固德九品赤帶季德十品青帶對德十一品文督十二品皆黃帶武督十三品佐軍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克虞十六品皆白帶自恩率以下官

無常員各有部司分掌衆務內官有前內部穀部肉部內掠部外掠部馬部刀部功德部藥部木部法部後官部外官有司軍部司徒部司空部司寇部點口部客部外舍部綢部日官部都市部都下有萬家分爲五部曰上部前部中部下部後部統兵五百人五方各有方領一人以達率爲之郡將三人以德率爲之方統兵一千二百人以下七百人以上城之內外民庶及餘小城咸分肄焉其衣服男子略同於高麗若朝

拜祭祀其冠兩廂加翅戎事則不拜謁之禮以兩手據地爲敬婦人衣以袍而袖微大在室者編髮盤於首後垂一道爲飾出嫁者乃分爲兩道焉兵有弓箭刀稍俗重騎射兼愛墳史其秀異者頗解屬文又解陰陽五行用宋元嘉曆以建寅月爲歲首亦解醫藥卜筮占相之術有投壺樗蒲等雜戲然尤尚弈碁僧尼寺塔甚多而無道士賦稅以布絹絲麻及米等量歲豐儉差等輸之其刑罰反叛退軍及殺人者斬盜者流

其賦兩倍徵之婦人犯姦者没入夫家爲婢媵娶之禮略同華俗父母及夫死者三年治服餘親則葬訖除之土田下濕氣候溫暖五穀雜果菜蔬及酒醴餼饌藥品之屬多同於內地唯無駝驢騾羊鵝鴨等其王以四仲之月祭天及五帝之神又每歲四祠其始祖仇台之廟自晉宋齊梁據江左後魏宅中原竝遣使稱藩兼受封拜齊氏擅東夏其王隆亦通使焉隆死子昌立建德六年齊滅昌始遣使獻方物宣政元年又

遣使來獻

蠻者盤瓠之後族類蕃衍散處江淮之間汝豫之郡憑險作梗世爲寇亂逮魏人失馭其暴滋甚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餘則大者萬家小者千戶更相崇樹僭稱王侯屯據三峽斷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太祖略定伊瀍聲教南被諸蠻畏威靡然向風矣大統五年蔡陽蠻王魯超明內屬以爲南雍州刺史仍世襲焉十一年蠻首梅勒特來貢其方物尋而蠻帥

田杜清及沔漢諸蠻擾動大將軍楊忠擊破之其後蠻帥杜青和自稱巴州刺史以州入附朝廷因其所稱而授之青和後遂反攻圍東梁州其唐州蠻田魯嘉亦叛自號豫州伯王雄權景宣等前後討平之語在泉仲遵及景宣傳魏廢帝初蠻酋樊舍舉落內附以爲淮北三州諸軍事淮州刺史淮安郡公于謹等平江陵諸蠻騷動詔豆盧寧蔡祐等討破之魏恭帝二年蠻酋宜民王田興彥北荆州刺史梅季昌等相繼款

附以興彥季昌竝爲開府儀同三司加季昌洛州刺史賜爵石臺縣公其後巴西人譙淹扇動羣蠻以附於梁蠻帥向鎮侯向日處等應之向五子王又攻陷信州田烏度田都唐等抄斷江路文子榮復據荊州之汶陽郡自稱仁州刺史并隣州刺史蒲微亦舉兵逆命詔田弘賀若敦潘招李遷哲討破之語在敦及遷哲楊雄等傳武成初文州蠻叛州選軍討定之尋而冉令賢向五子王等又攻陷白帝殺開府楊長華遂相

率作亂前後遣開府元契趙剛等搃兵出討雖頗剪其族類而元惡未除天和元年詔開府陸騰督王亮司馬裔等討之騰水陸俱進次于湯口先遣喻之而令賢方增浚城池嚴設扞禦遣其長子西黎次子南王領其支屬於江南險要之地置立十城遠結涔陽蠻爲其聲援令賢率其精卒固守水邏城騰乃搃集將帥謀其進趣咸欲先取水邏然後經略江南騰言於衆曰令賢內恃水邏金湯之險外託涔陽輔車之援兼

復資糧充實器械精新以我懸軍攻其嚴壘脫一戰不尅更成其氣不如頓軍湯口先取江南剪其羽毛然後進軍水邏此制勝之計也衆皆然之乃遣開府王亮率衆渡江旬日攻拔其八城凶黨奔散獲賊帥冉承公并生口三千人降其部衆一千戶遂簡募驍勇數道入攻水邏路經石壁城此城峻嶮四面壁立故以名焉唯有一小路緣梯而上蠻蠻以爲峭絕非兵衆所行騰被甲先登衆軍繼進備經危阻累月乃得舊

路且騰先任隆州摠管雅知蠻帥冉伯犁冉安
西與令賢有隙騰乃招誘伯犁等結爲父子又
多遺其金帛伯犁等悅遂爲鄉導水邏側又有
石勝城者亦是險要令賢使兄子龍真據之騰
又密誘龍真云若平水邏使其代令賢處龍真
大悅密遣其子詣騰騰乃厚加禮接賜以金帛
蠻貪利旣深仍請立効乃謂騰曰欲翻所據城
恐人力寡少騰許以三百兵助之旣而遣二千
人銜枚夜進龍真力不能禦遂平石勝城晨至

水邏蠻衆大潰斬首萬餘級虜獲一萬口令賢
遁走追而獲之并其子弟等皆斬之司馬裔又
別下其二十餘城獲蠻帥冉三公等騰乃積其
骸骨於水邏城側爲京觀後蠻蠻望見輒大號
哭自此狼戾之心輟矣時向五子王據石默城
令其子寶勝據雙城水邏平後頻遣喻之而五
子王猶不從命騰又遣王亮屯牢坪司馬裔屯
雙城以圖之騰慮雙城孤峭攻未易拔賊若委
城奔散又難追討乃令諸軍周回立柵遏其走

路賊乃大駭於是縱兵擊破之擒五子王於石
默獲寶勝於雙城悉斬諸向首領生擒萬餘口
信州舊治白帝騰更於劉備故宮城南入陣之
北臨江岸築城移置信州又以巫縣信陵秭歸
並是硤中要險於是築城置防以爲襟帶焉天
和六年蠻渠冉祖喜冉龍驤又反詔大將軍趙
閻討平之自此羣蠻懾息不復爲寇矣

獠者蓋南蠻之別種自漢中達于邛笮川洞之
間在所皆有之俗多不辨姓氏又無名字所生

男女唯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暮阿段
婦人阿夷阿第之類皆其語之次第稱謂也喜
則羣聚怒則相殺雖父子兄弟亦手刃之遞相
掠賣不避親戚被賣者號叫不服逃竄避之乃
將買人指撻捕逐若追亡叛獲便縛之但經被
縛者即服爲賤隸不敢更稱良矣俗畏鬼神尤
尚淫祀巫祝至有賣其昆季妻孥盡者乃自賣
以祭祀焉徃徃推一酋帥爲王亦不能遠相統
攝自江左及中州遞有巴蜀多恃險不賓太祖

平梁益之後令所在撫慰其與華民雜居者亦頗從賦役然天性暴亂旋至擾動每歲命隨近州鎮出兵討之獲其口以充賤隸謂之爲壓獠焉後有商旅往來者亦資以爲貨公卿逮于民庶之家有獠口者多矣魏恭帝三年陵州木籠獠反詔開府陸騰討破之俘斬萬五千人保定二年鐵山獠又反抄斷江路陸騰復攻拔其三城虜獲三千人降其種三萬落語在騰傳天和三年梁州恒稜獠叛摠管長史趙文表討之軍

次巴州文表欲率衆徑進軍吏等曰此獠旅拒日久部衆甚彊討之者皆四面攻之以分其勢今若大軍直進不遣奇兵恐併力於我未可制勝文表曰往者旣不能制之今須別爲進趣若四面遣兵則獠降走路絕理當相率以死拒戰如從一道則吾得示威恩分遣使人以理曉諭爲惡者討之歸善者撫之善惡旣分易爲經略事有變通柰何欲遵前轍也文表遂以此意遍令軍中時有從軍熟獠多與恒稜親識卽以實

報之恒稜獠相與聚議猶豫之間文表軍已至其界獠中先有二路一路稍平一路極險俄有生獠酋帥數人來見文表曰我恐官軍不悉山川請爲鄉導文表謂之曰此路寬平不須導引卿但先去好慰諭子弟也乃遣之文表謂其衆曰向者獠帥語吾從寬路而行必當設伏要我若從險路出其不虞獠衆自離散矣於是勒兵從險道進其有不通之處隨即治之乘高而望果見其伏兵獠旣失計爭攜妻子退保險要文

表頓軍大蓬山下示以禍福遂相率來降文表皆慰撫之仍徵其稅租無敢動者後除文表爲蓬州刺史又大得獠和建德初李暉爲梁州摠管諸獠亦並從附然其種類滋蔓保據巖壑依林走險若履平地雖屢加兵弗可窮討性又無知殆同禽獸諸夷之中最難以道義招懷者也宕昌羗者其先蓋三苗之胤周時與庸蜀微盧等八國從武王滅商漢有先零燒當等世爲邊患其地東接中華西通西域南北數千里姓別

自爲部落各立酋帥皆有地分不相統攝宕昌
即其一也俗皆土著居有棟宇其屋織犛牛尾
及毳羊毛覆之國無法令又無徭賦唯征伐之
時乃相屯聚不然則各事生業不相往來皆衣
裘褐牧養犛牛羊豕以供其食父子伯叔兄弟
死者卽以其繼母世叔母及嫂姊妹等爲妻俗
無文字但候草木榮落以記歲時三年一聚
殺牛羊以祭天有梁勒者世爲酋帥得羗豪心
乃自稱王焉其界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帶水

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部衆二萬餘落勒
孫彌忽始通使於後魏太武因其所稱而授之
自彌忽至亾定九世每脩職貢不絕後見兩魏
分隔遂懷背誕永熙末亾定乃引吐谷渾寇金
城大統初又率其種人入寇詔行臺趙貴督儀
同侯莫陳順等擊破之亾定懼稱藩請罪太祖
捨之拜撫軍將軍四年以亾定爲南洮州刺史
要安蕃王後改洮州爲岷州仍以亾定爲刺史
是歲秦州濁水羗反州軍討平之七年亾定又

舉兵入寇獨孤信時鎮隴右詔信率衆便討之
軍未至而公定爲其下所殺信進兵破其餘黨
朝廷方欲招懷殊俗乃更以其弟彌定爲宕昌
王十六年彌定宗人獠甘襲奪其位彌定來奔
先是羗酋傍乞鐵忽等因公定反叛之際遂擁
衆據渠林川與渭州民鄭五醜扇動諸羗阻兵
逆命至是詔大將軍宇文貴豆盧寧涼州刺史
史寧等率兵討獠甘等並擒斬之納彌定而還
語在貴等傳其後羗酋東念姐輩廉俱和等反

大將軍豆盧寧王勇等前後討平之保定初彌
定遣使獻方物二年又遣使獻生猛獸四年彌
定寇洮州摠管李賢擊走之是歲彌定又引吐
谷渾寇石門戍賢復破之高祖怒詔大將軍田
弘討滅之以其地爲宕州

鄧至羗者羗之別種也有像舒治者世爲白水
酋帥自稱王焉其地北與宕昌相接風俗物產
亦與宕昌略同自舒治至檐析十一世魏恭帝
元年檐析失國來奔太祖令章武公導率兵送

復之

白蘭者羗之別種也其地東北接吐谷渾西北至利模徒南界鄆鄂風俗物產與宕昌略同保定元年遣使獻犀甲鐵鎧

氏者西夷之別種三代之際蓋自有君長而世一朝見故詩稱自彼氏羗莫敢不來王也漢武帝滅之以其地爲武都郡自汧渭抵於巴蜀種類寔繁漢末有氏帥楊駒始據仇池百頃最爲疆族其後漸盛乃自稱王至裔孫纂爲符堅所

滅堅敗其族人定又自稱王定爲乞伏乾歸所殺定從弟盛代有其國世受魏氏封拜亦通使於江左然其種落分散叛服不恒隴漢之間屢被其害盛之苗裔曰集始魏封爲武興王集始死子紹先立遂僭稱大號魏將傅豎眼滅之執紹先歸諸京師以其地爲武興鎮魏氏洛京未定天下亂紹先奔還武興復自立爲王太祖定秦隴紹先稱藩送妻子爲質大統元年紹先請其妻女太祖奏魏帝還之紹先死子辟邪立四

年南岐州氏符安壽反攻陷武都自號太白王
詔大都督侯莫陳順與渭州刺史長孫澄討破
之安壽以其衆降九年清水氏酋李鼠仁據險
作亂氏帥梁道顯叛攻南由太祖遣典籤趙昶
慰諭之鼠仁等相繼歸附語在昶傳十一年於
武興置東益州以辟邪爲刺史十五年安夷氏
復叛趙昶時爲郡守收其首逆者二十餘人斬
之餘衆乃定於是昶行南秦州事氏帥蓋闢
等相率作亂闢據北谷其黨單洛聚洮中楊興

德符雙圍平氏城姜樊噲亂武階西結宕昌羗
獠其共推蓋闢爲主昶分道遣使宣示禍福然
後出兵討之擒蓋闢散其餘黨興州叛氏復侵
逼南岐州刺史叱羅協遣使告急昶率兵赴救
又大破之先是氏首楊法深據陰平自稱亦盛
之苗裔也魏孝昌中舉衆內附自是職貢不絕
廢帝元年以法深爲黎州刺史二年楊辟邪據
州反羣氏復與同逆詔叱羅協與趙昶討平之
太祖乃以大將軍宇文貴爲大都督六州諸軍

事興州刺史貴威名先著羣氏頗畏服之是歲
楊法深從尉遲迴平蜀軍回法深旋鎮尋與其
種人楊崇集楊陳佺各擁其衆遞相攻討趙昶
時督成武沙三州諸軍事成州刺史遣使和解
之法深等從命乃分其部落更置州郡以處之
魏恭帝末武興氏反圍利州鳳州固道氏魏天
王等亦聚衆響應大將軍豆盧寧等討平之世
宗時興州人段吒及下辯栢樹二縣民反相率
破蘭臯戍氏酋姜多復率厨中氏蜀攻陷落叢郡
以應之趙昶率衆討平二縣并斬段吒而陰平
盧北二郡氏復往往屯聚與厨中相應昶乃簡
擇精騎出其不意徑入厨中至大竹坪連破七
柵誅其渠率二郡並降及昶還厨中主氏復爲
寇掠昶又遣儀同劉崇義宇文琦率兵入厨中
討之大破氏衆斬姜多及符肆王等於是羣氏
並平及王謙舉兵沙州氏帥開府楊永安又據
州應謙大將軍達奚儒討平之

稽胡一日步落稽蓋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

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其俗土著亦知種田地少桑蠶多麻布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殯葬與中夏略同婦人則多貫蜃貝以爲耳及頸飾又與華民錯居其渠帥頗識文字然語類夷狄因譯乃通蹲踞無禮貪而忍害俗好淫穢處女尤甚將嫁之夕方與姪者叙離夫氏聞之以多爲貴旣嫁之後頗亦防閑有犯姦者隨事懲罰又兄弟死皆納其妻雖分統郡縣列

於編戶然輕其徃賦有異齊民山谷阻深者又未盡役屬而凶悍恃險數爲寇亂魏孝昌中有劉蠡升者居雲陽谷自稱天子立年號署百官屬魏氏政亂力不能討蠡升遂分遣部衆抄掠居民汾晉之間略無寧歲齊神武遷鄴後始密圖之僞許以女妻蠡升太子蠡升信之遂遣其子詣鄴齊神武厚爲之禮緩以婚期蠡升旣恃和親不爲之備大統元年三月齊神武潛師襲之蠡升率輕騎出外徵兵爲其北部王所殺斬

首送於齊神武其衆復立蠶升第三子南海王
爲主率兵拒戰齊神武擊滅之獲其僞主及其
弟西海王并皇后夫人王公以下四百餘人歸
於鄴居河西者多恃險不賓時方與齊神武爭
衡未遑經略太祖乃遣黃門郎楊忠就安撫之
五年黑水部衆先叛七年別帥夏州刺史劉平
伏又據上郡反自是北山諸部連歲寇暴太祖
前後遣李遠于謹侯莫陳崇李弼等相繼討平
之武成初延州稽胡郝阿保郝狼皮率其種人

附於齊氏阿保自署丞相狼皮自署柱國并與
其別部劉桑德共爲影響柱國豆盧寧督諸軍
與延州刺史高琳擊破之二年狼皮等餘黨復
叛詔大將軍韓杲討之俘斬甚衆保定中離石
生胡數寇汾北勳州刺史韋孝寬於險要築城
置兵糧以遏其路及楊忠與突厥伐齊稽胡等
復懷旅拒不供糧餼忠乃詐其酋帥云與突厥
欲回兵討之酋帥等懼乃相率供饋焉語在忠
傳其後丹州綏州銀州等部內諸胡與蒲川別

帥郝三郎等又頻年逆命復詔達奚震辛威于寔等前後窮討散其種落天和二年延州摠管宇文盛率衆城銀州稽胡白郁久同喬是羅等欲邀襲盛軍盛並討斬之又破其別帥喬三勿同等五年開府劉雄出綏州巡檢北邊川路稽胡帥喬白郎喬素勿同等度河逆戰雄復破之建德五年高祖敗齊師於晉州乘勝逐北齊人所棄甲仗未暇收歛稽胡乘間竊出並盜而有之乃立蠶升孫沒鐸爲主號聖武皇帝年曰石

平六年高祖定東夏將討之議欲窮其巢穴齊王憲以爲種類旣多又山谷阻絕王師一舉未可盡除且當剪其魁首餘加慰撫高祖然之乃以憲爲行軍元帥督行軍摠管趙王招譙王儉滕王迺等討之憲軍次馬邑乃分道俱進沒鐸遣其黨天柱守河東又遣其大帥穆支據河西規欲分守險要掎角憲軍憲命譙王儉攻天柱滕王迺擊穆支並破之斬首萬餘級趙王招又擒沒鐸餘衆盡降宣政元年汾州稽胡帥劉受

羅千復反越王盛督諸軍討擒之自是寇盜頗息

庫莫奚鮮卑之別種也其先爲慕容晃所破竄於松漠之間後種類漸多分爲五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置俟斤一人有阿會氏者最爲豪帥五部皆受其節度役屬於突厥而數與契丹相攻虜獲財畜因而行賞死者則以葦薄裹尸懸之樹上大統五年遣使獻其方物

史臣曰凡民肖形天地稟靈陰陽愚智本於自然剛柔繫於水土故雨露所會風流所通九川爲紀五嶽作鎮此之謂諸夏生其地者則仁義出焉昧谷嶠夷孤竹北戶限以丹徼紫塞隔以滄海交河此之謂荒裔感其氣者則凶德成焉若夫九夷八狄種落繁熾七戎六蠻充牣邊鄙雖風土殊俗嗜欲不同至於貪而無厭狠而好亂疆則旅拒弱則稽服其揆一也斯蓋天之所命使其然乎

列傳第四十一

文

周書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二

異域下

突厥

吐谷渾

高昌

鄯善

焉耆

龜茲

于闐

順治十六年刊

周書列傳四十二

一

嘯嗒

粟特

安息

波斯

突厥者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氏別爲部落後爲鄰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且十歲兵人見其小不忍殺之乃刖其足棄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飼之及長與狼合遂有孕焉彼王聞此兒尚在重遣殺之使者見狼在側并欲殺狼狼

遂逃于高昌國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內有平壤茂草周回數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長大外託妻孕其後各有一姓阿史那卽一也子孫蕃育漸至數百家經數世相與出穴臣於茹茹居金山之陽爲茹茹鐵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謂兜鍪爲突厥遂因以爲號焉或云突厥之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謗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質泥師都狼所生也謗步等性並愚癡國遂被滅泥師都

既別感異氣能徵召風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
神之女也一孕而生四男其一變爲白鴻其一
國於阿輔水劔水之間號爲契骨其一國於處
折水其一居踐斯處折施山卽其大兒也山上
仍有阿謗步種類並多寒露大兒爲出火溫養
之咸得全濟遂共奉大兒爲主號爲突厥卽訥
都六設也訥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爲
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訥都六死十母子
內欲擇立一人乃相率於大樹下共爲約曰向
樹跳躍能最高者卽推立之阿史那子年幼而
跳最高者諸子遂奉以爲主號阿賢設此說雖
殊然終狼種也其後曰土門部落稍盛始至塞
上市繒絮願通中國大統十一年太祖遣酒泉
胡安諾槃陁使焉其國皆相慶曰今大國使至
我國將興也十二年土門遂遣使獻方物時鐵
勒將伐茹茹土門率所部邀擊破之盡降其衆
五萬餘落恃其彊盛乃求婚於茹茹茹茹主阿
那瓌大怒使人罵辱之曰爾是我鍛奴何敢發

是言也土門亦怒殺其使者遂與之絕而求婚於我太祖許之十七年六月以魏長樂公主妻之是歲魏文帝崩土門遣使來弔贈馬二百匹魏廢帝元年正月土門發兵擊茹茹大破之於懷荒北阿那瓌自殺其子菴羅辰奔齊餘衆復立阿那瓌叔父鄧叔子爲主土門遂自號伊利可汗猶古之單于也號其妻爲可賀敦亦猶古之闕氏也上門死子科羅立科羅號乙息記可汗又破叔子於沃野北木賴山二年三月科羅

遣使獻馬五萬匹科羅死弟侯斤立號木汗可汗侯斤一名燕都狀貌多奇異面廣尺餘其色甚赤眼若瑠璃性剛暴務於征伐乃率兵擊鄧叔子滅之叔子以其餘燼來奔侯斤又西破嚙噠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以西西至西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屬焉其俗被髮左衽穹廬氈帳隨水草遷徙以畜牧射獵爲務賤老貴壯寡廉恥無禮義猶古之匈奴也其主初立近侍

重臣等輿之以氈隨日轉九回每一回臣下皆拜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纒不至絕然後釋而急問之曰你能作幾年可汗其主旣神情瞋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等隨其所言以驗脩短之數大官有葉護次沒次特勒次侯利發次吐屯發及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爲之兵器有弓矢鳴鏑甲稍刀劍其佩飾則兼有伏突旗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舊其徵發兵馬

科稅雜畜輒刻木爲數并一金鍬箭蠟封印之以爲信契其刑法反叛殺人及姦人之婦盜馬絆者皆死姦人女者重責財物卽以其女妻之鬪傷人者隨輕重輸物盜馬及雜物者各十餘倍徵之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諸親屬男女各殺羊馬陳於帳前祭之繞帳走馬七匝一詣帳門以刀務面見哭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擇日取亡者所乘馬及經服用之物并屍俱焚之收其餘灰待時而葬春夏死者候草木黃落

秋冬死者候華葉榮茂然始坎而塵之葬之日親屬設祭及走馬務面如初死之儀葬訖於墓所立石建標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殺人數又以祭之羊馬頭盡懸挂於標上是日也男女咸盛服飾會於葬所男有悅愛於女者歸即遣人娉問其父母多不違也父伯叔死者子弟及姪等妻其後母世叔母及嫂唯尊者不得下淫雖移徙無常而各有地分可汗恒處於都斤山牙帳東開蓋敬日之所出也每歲率諸貴人祭其先

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於都斤四五百里有高山迴出上無草樹謂其爲勃登疑黎夏言地神也其書字類胡而不知年曆唯以草青爲記俟斤部衆旣盛乃遣使請誅鄧叔子等太祖許之收叔子以下三千人付其使者殺之於青門外三年俟斤襲擊吐谷渾破之語在吐谷渾傳明帝二年俟斤遣使來獻方物保定元年又三輩遣使貢其方物時與齊人交爭戎車歲動故每連結之以爲外援初魏恭帝世

侯斤許進女於太祖契未定而太祖崩尋而侯斤又以他女許高祖未及結納齊人亦遣求婚侯斤貪其幣厚將悔之至是詔遣涼州刺史楊荐武伯王慶等往結之慶等至諭以信義侯斤遂絕齊使而定婚焉仍請舉國東伐語在荐等傳三年詔隋公楊忠率衆一萬與突厥伐齊忠軍度陁嶺侯斤率騎十萬來會明年正月攻齊主於晉陽不尅侯斤遂縱兵大掠而還忠言於高祖曰突厥甲兵惡爵賞輕首領多而無法令

何謂難制馭正由比者使人妄道其疆盛欲令國家厚其使者身往重取其報朝廷受其虛言將士望風畏懼但虜態詐健而實易與耳今以臣觀之前後使人皆可斬也高祖不納是歲侯斤復遣使來獻更請東伐詔楊忠率兵出沃野晉公護趣洛陽以應之會護戰不利侯斤引還五年詔陳公純大司徒宇文貴神武公竇毅南安公楊荐等往逆女天和二年侯斤又遣使來獻陳公純等至侯斤復貳於齊會有風雷變乃

許純等以后歸語在皇后傳四年侯斤又遣使獻馬侯斤死弟他鉢可汗立自侯斤以來其國富彊有凌轢中夏志朝廷既與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段突厥在京師者又待以優禮衣錦食肉者常以千數齊人懼其寇掠亦傾府藏以給之他鉢彌復驕傲至乃率其徒屬曰但使我在南兩箇兒孝順何憂無物邪建德二年他鉢遣使獻馬及齊城齊定州刺史范陽王高紹義自馬邑奔之他鉢立紹義爲齊帝召集所部云爲之復讎宣政元年四月他鉢遂入寇幽州殺略居民柱國劉雄率兵拒戰兵敗死之高祖親搃六軍將北伐會帝崩乃班師是冬他鉢復寇邊圍酒泉大掠而去大象元年他鉢復請和親帝冊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以嫁之并遣執紹義送闕他鉢不奉詔仍寇并州大象二年始遣使奉獻且逆公主而紹義尚留不遣帝又令賀若誼往諭之始送紹義云

吐谷渾本遼東鮮卑慕容廆之庶兄也初吐谷

渾馬與鹿馬鬪而鹿馬傷鹿遣讓之吐谷渾怒率其部落去之止于抱罕自爲君長及孫葉延頗視書傳以古有王父字爲氏遂以吐谷渾爲氏焉自吐谷渾至伏連籌一十四世伏連籌死子夸呂立始自號爲可汗治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雖有城郭而不居之恒處穹廬隨水草畜牧其地東西二千里南北千餘里官有王公僕射尚書及郎中將軍之號夸呂椎髻珥珠以皂爲帽坐金師子床號其妻爲恪尊衣織成裙披錦大袍辮髮於後首戴金花其俗丈夫衣服略同於華夏多以纂離爲冠亦以繒爲帽婦人皆貫珠束髮以多爲貴兵器有弓刀甲稍國無常賦湏則稅富室商人以充用焉其刑罰殺人及盜馬者死餘則徵物量事決杖刑人必以氈蒙頭持石從高擊殺之父兄亡後妻後母及嫂等與突厥俗同至于婚姻貧不能備財物者輒盜女將去死者亦皆埋殯其服制葬訖則除之性貪婪忍於殺害好射獵以肉酪爲糧亦知種

田然其北界氣候多寒唯得燕菁大麥故其俗貧多富少青海周回千餘里海內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冬收之馬皆有孕所生得駒號爲龍種必多駿異世傳青海駿者也土出犛牛鳥多鸚鵡大統中夸呂再遣使獻馬及羊牛等然猶寇抄不止緣邊多被其害魏廢帝二年太祖勒大兵至姑臧夸呂震懼遣使貢方物是歲夸呂又通使於齊氏涼州刺史史寧覘知其還率輕騎襲之於州西赤泉獲其僕

射乞伏觸拔將軍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駟騾六百頭雜綵絲絹以萬計魏恭帝二年史寧又與突厥木汗可汗襲擊夸呂破之虜其妻子大獲珍物及雜畜語在史寧傳武成初夸呂復寇涼州刺史是云寶戰沒詔賀蘭祥宇文貴率兵討之夸呂遣其廣定王鐘留王拒戰祥等破之廣定等遁走又攻拔其洮陽洪和二城置洮州以還保定中夸呂前後三輩遣使獻方物天和初其龍涸王莫昌率衆降以其地爲扶州二

年五月復遣使來獻建德五年其國大亂高祖
詔皇太子征之軍渡青海至伏俟城夸呂遁走
虜其餘衆而還明年又再遣奉獻宣政初其趙
王他婁屯來降自是朝獻遂絕

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東去長安四千九百
里漢西域長史及戊巳校尉並治於此晉以其
地爲高昌郡張軌呂光沮渠蒙遜據河西皆置
太守以統之其後有闕爽及沮渠無諱並自署
爲太守無諱死茹茹殺其弟安周以闕伯周爲

高昌王高昌之稱王自此始也伯周之從子首
歸爲高車所滅次有張孟明馬儒相繼王之並
爲國人所害乃更推立麴嘉爲王嘉字靈鳳金
城榆中人本爲儒右長史魏大和末立嘉死子
豎立其地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國內摠有
城一十六宮有令尹一人比中夏相國次有公
二人皆其王子也一爲交河公一爲田地公次
有左右衛次有八長史曰吏部祠部庫部倉部
主客禮部民部兵部等長史也次有建武威遠

陵江殿中伏波等將軍次有八司馬長史之副也次有侍郎校書郎主簿從事階位相次分掌諸事次有省事專掌導引其大事決之於王小事則世子及二公隨狀斷決平章錄記事訖即除籍書之外無又掌文按官人雖有列位並無曹府唯每旦集於牙門評議衆事諸城各有戶曹水曹田曹每城遣司馬侍郎相監檢校名爲城令服飾丈夫從胡法婦人略同華夏兵器有弓箭刀楯甲稍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有毛

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爲胡語賦稅則計輸銀錢無者輸麻布其刑法風俗婚姻喪葬與華夏小異而大同地多石磧氣候溫暖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有草曰羊刺其上生蜜焉自嘉以來世脩蕃職於魏大統十四年詔以其世子玄喜爲王恭帝二年又以其田地公茂嗣位武成元年其王遣使獻方物保定初又遣使來貢自燉煌向其國多沙磧道里不可准記唯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爲驗

又有魍魎怪異故商旅來往多取伊吾路云
鄯善古樓蘭國也東去長安五千里所治城方
一里地多沙鹵少水草北即白龍堆路魏太武
時爲沮渠安周所攻其王西奔且末西北有流
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欲至
唯老駝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
每以爲候亦即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
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大統八年其兄鄯米
率衆內附

焉耆國在白山之南七千里東去長安五千八
百里其王姓龍即前涼張軌所封龍熙之胤所
治城方二里部內凡有九城國小民貧無綱紀
法令兵有弓刀甲稍婚姻略同華夏死亡者皆
焚而後葬其服制滿七日則除之丈夫並翦髮
以爲首飾文字與婆羅門同俗事天神並崇信
佛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國咸
依釋教齋戒行道焉氣候寒土田良沃穀有稻
粟菽麥畜有駝馬牛羊養蠶不以爲絲唯充綿

續俗尚蒲桃酒兼愛音樂南去海十餘里有魚
鹽蒲葦之饒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獻名馬

龜茲國在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東去長安六
千七百里其王姓白即後涼呂光所立白震之
後所治城方五六里其刑法殺人者死劫賊則
斷其一臂并刑一足賦稅准地徵租無田者則
稅銀錢婚姻喪葬風俗物產與焉支略同唯氣
候少溫爲異又出細氈麋皮氍毹鏡多鹽綠雌
黃胡粉及良馬封牛等東有輪臺即漢貳師將

軍李廣利所屠其南三百里有大水東流號計
戍水即黃河也保定元年其王遣使來獻

于闐國在葱嶺之北二百餘里東去長安七千
七百里所治城方八九里部內有大城五小城
數十其刑法殺人者死餘罪各隨輕重懲罰之
自外風俗物產與龜茲略同俗重佛法寺塔僧
尼甚衆王尤信向每設齋日必親自洒掃饋食
焉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即昔羅漢比丘比盧
旃爲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跣

處雙跡猶存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多深目高昌以東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拔水即黃河也城西十五里亦有水名達利水與樹拔俱北流同會於計戍建德三年其王遣使獻名馬

獻嗒國大月氏之種類在于闐之西東去長安一萬百里其王治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餘里刑法風俗與突厥略同其俗又兄弟共娶一妻夫無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

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角焉其人兇悍能戰鬪于闐安息等大小二十餘國皆役屬之大統十二年遣使獻其方物魏廢帝二年明帝二年並遣使來獻後為突厥所破部落分散職貢遂絕

粟特國在葱嶺之西蓋古之庵蔡一名溫那沙治於大澤在康居西北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獻方物

安息國在葱嶺之西治蔚搜城北與康居西與

波斯相接東去長安一萬七百五十里天和二年其王遣使來獻

波斯國大月氏之別種治蘇利城古條支國也東去長安一萬五千三百里城方十餘里戶十餘萬王姓波斯氏坐金羊床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皆飾以真珠寶物其俗丈夫剪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廂近下開之并有巾帔緣以織成婦女服大衫披大帔其髮前爲髻後被之飾以金銀華仍貫五色珠絡之於牀王於其國內

別有小牙十餘所猶中國之離宮也每年四月出遊處之十月乃還王即位以後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乃衆共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即立以爲王餘子各出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號王曰翳噴妃曰防步率王之諸子曰殺野大官有摸胡壇掌國內獄訟泥忽汗掌庫藏關禁地卑勃掌文書及衆務次有遏羅訶地掌王之內事薩波勃掌四方兵馬其下皆有屬官分

統其事兵器有甲稍圓排劔弩弓箭戰並乘象
每象百人隨之其刑法重罪懸諸竿上射而殺
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釋之輕罪則劓刑若髡
或翦半鬚及繫排於項上以爲恥辱犯彊盜者
禁之終身姦貴人妻者男子流婦人割其耳鼻
賦稅則准地輸銀錢俗事火祆神婚合亦不擇
尊卑諸夷之中最爲醜穢矣民女年十歲以上
有姿貌者王收養之有功勲人即以分賜死者
多棄屍於山一月治服城外有人別居唯知喪

葬之事號爲不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別以六
月爲歲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民
庶以上各相命召設會作樂以極歡娛又以每
年正月二十日各祭其先死者氣候暑熱家自
藏水地多沙磧引水溉灌其五穀及禽獸等與
中夏略同唯無稻及黍秫土出名馬及駝富室
至有數千頭者又出白象師子大鳥郊真珠離
珠頗黎珊瑚琥珀瑠璃馬瑙水精瑟瑟金銀鍮
石金剛火齊鑛鐵銅錫朱沙水銀綾錦白疊氍

氍毹毳毼赤麀皮及薰六鬱金蘇合青木等香
胡椒葷撥石蜜千牛棗香附子訶梨勒無食子
鹽綠雌黃等物魏廢帝二年其王遣使來獻方
物

史臣曰四夷之爲中國患也久矣而北狄尤甚
焉昔嚴尤班固咸以周及秦漢未有得上策
雖通賢之宏議而史臣嘗以爲疑夫步驟之來
綿自今古澆淳之變無隔華戎是以反道德棄
仁義凌替之風歲廣至涇陽入比地充斥之釁

日深爰自金行逮乎宋運戎夏離錯風俗混并
夷裔之情僞中國畢知之矣中國之得失夷裔
備聞之矣若乃不與約誓不就攻伐來而禦之
去而守之夫然則敵有餘力我無寧歲將士疲
於奔命疆場苦其交侵欲使偃伯靈臺歐世仁
壽其可得乎是知秩宗之雅旨護軍之誠說寔
有會於當時而未允於後代也然則易稱見幾
而作傳云相時而動夫時者得失之所繫幾者
吉凶之所由况乎諸夏之朝治亂之運代有戎

狄之地疆弱之勢無恒若使臣畜之與羈縻和親之與征伐因其時而制變觀其幾而立權則舉無遺策謀多上筭獸心之虜革面匪難沙幕之北雲撤何遠安有周秦漢魏優劣在其間哉

周書列傳第四十二

周書五十

書重刻周書後

按周書成於唐秘書丞令狐德棻而岑文本再加修緝始定爲五十卷評史者頗病其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然攷之當時如柳虬牛弘等所撰周紀或譏其務累清言或譏其未適俗義而德棻不能旁考遠引止於潤色二家故所紀遂多失實然宇文一代之事雜見於王邵齊志及蔡允恭後梁春秋等書德棻采摭故不及此何耶劉子玄史通言周齊間事多見於蕭韶太清記

蕭大園淮海志裴政大清實錄杜臺卿齊記中
多鄙言故德棻略而不採豈唐初諸臣猶彷彿
周世知諸家之誣謾故獨取於虬弘二書耶余
讀其文則所謂去彼淫麗存茲典實者德棻庶
幾有焉此書刻板舊藏南雍署中歲久剝弊余
既梓陳書乃復取此重加校閱因取古本并監
舊本正其譌闕者幾數千餘言方謀繕寫而大
中丞王公用汲督學使者詹君事講江臺使者
陳君邦科各舉所部贖鍰來助遂復刻此寔萬
曆戊子七月朔也去陳書之成凡三閱月國子
祭酒趙用賢識

監丞李衡 博士張廷相

助教林煥章 學正黃應奎

陳王道參閱

司鐫典籍吳聘

